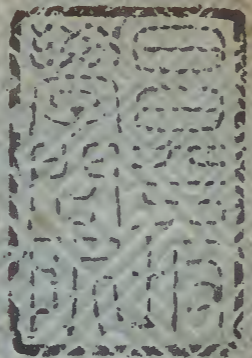


淮海集

八之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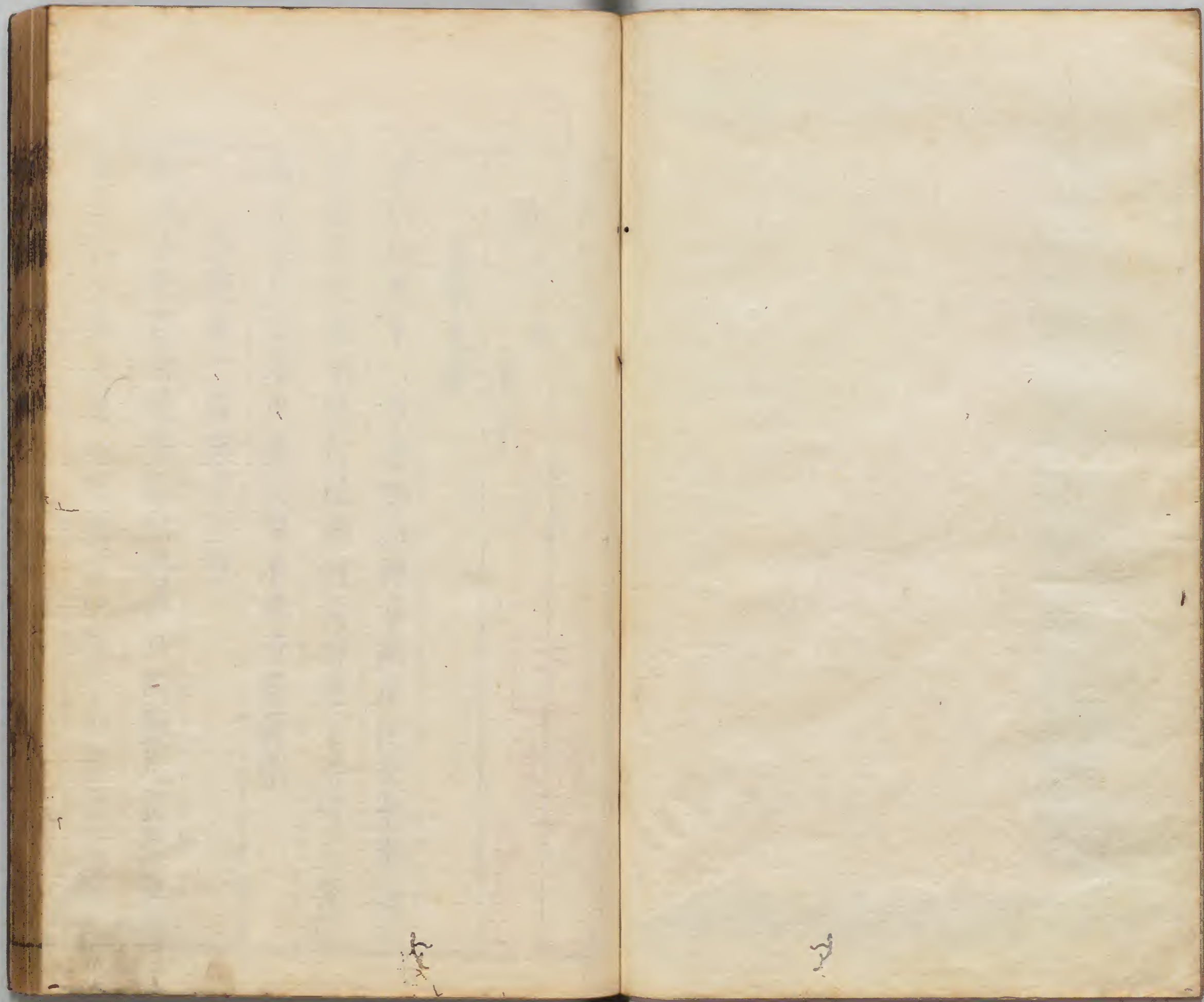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三	四	七	五	六
三	四	七	五	六

內閣文庫			
漢	書	類	號
三	四	七	五
三	五	函	架
一	九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75	
冊數	6 (2)		
函號	315	73	





淮海集卷八

詩七言律

駕幸太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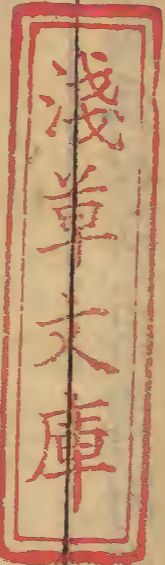
原廟初更十二章還輿詔蹕幸諸庠法天璧水遙迎

伏應夜深衣不亂行風動四夷將遣子禮行三舍遂

賓王前知此舉追虞氏果有球音發舜堂

題闔求仁虛樂亭三首

禪房幽構徑彎環噪鵲鳴鳩盡日閑隱几冥濛超物
表畫圖髣髴見林間褰簾雲吐池中月岸幘天橫竹



外山秋興已闌成麗句板輿時此慰慈顏
長官平昔嗜林丘僧與開亭待勝遊修竹回環扶碧
瓦小池方折轉清流春深鷓鴣催詩句夜靜蟾蜍入
酒舟只恐政成留不得縣人空此憶常游
誰構新亭近翠微似教陶令狎天機池光引月來簷
廡竹影疏風到客衣愛酒有時攜玉笋無絃聊自拂
金徽人間此樂應無幾肯向良辰與物違

懷李公擇學士

一辭行旆楚亭高幾爲登臨掛鬱陶蓬斷草枯時節
晚山長水遠夢魂勞流傳玉刻皆黃絹早晚金閨報
大刀宣室方疑鬼神事順風行看駛鴻毛

次韻二首

青髮從遊各白袍老來邂逅更陶陶尺書繼月傳雙
鯉相見何時詠百勞諫草十年聊閣筆坐棠三郡不
更刀靈崖灤水堪行樂時事紛紛劇蝟毛
畫船京口見停橈蕭洒渾疑謝與陶但把好山供勝
踐不將餘論掛塵勞諫垣天上經焚草藩國年來屢
夢刀北路近傳新政美未嘗因物疆吹毛

題湯泉二首

蒲斛泠泠注不窮
幻塵乾慧洗皆空
法流水接諸天
上神漢香聞一國中
金粟示爲除病惱
跋陀仍已獲
圓通馬蹄又入風
埃去回首吳吟謝
迓翁湯泉有迓翁
溫井霜寒碧甃澄
飛塵不動玉奩清
老翁仙去羸驂
共太子東歸廢沼平
據石聊爲寶陀觀
決渠還落堰
溪聲洗腸灌頂雖殊事
一洗勞生病惱輕

寄題王欽之自圓庵

誅茅北戶結圓廬
從事風流入畫圖
珠箔粉垣藏混
沌葛巾藜杖造虛無
春閑居士天花室
晝靜仙人白
玉壺遙想吏行鳧
鷺散沈烟一穗對團蒲

流觴亭并次韻二首

縹縹雲巒欲盡頭
灑然華構別飛流
朱盤漱灩開冰
鑑碧甃縈紆走玉虬
毛骨漸驚超濁界
風烟驟覺變
清秋更憐白足如霜
句可羨溪邊六逸遊
臥龍西畔北池頭
水擘華堂瑟瑟流
幾曲漪漣盤翠
帶一峯孤秀浴蒼虬
香囊近午清無汗
素扇生涼爽
入秋待喚畫師來
貌取圖成便是竹溪遊

遊龍門山次程公韻

路轉橫塘入亂峯，遍尋瀟灑興無窮。
樓臺特起喧卑外，村落隨生指點中。
溪傍五雲清逗玉，松分八面翠成宮。
歸途父老欣相語，今日程公昔謝公。

遊龍瑞宮次程公韻

靈祠真館閟山隈，形勢相高對越臺。
莓徑翠依屏上轉，藕花紅繞鑑中開。
鶴嘶寶箭排烟去，龍護金書帶雨來。
夾道萬星攢騎火，滿城爭看使君回。

次韻朱李二君見寄二首

東阡北陌坐淹時，偶爲風高振羽儀。
十丈蓮花開處遠，三年楮葉刻成遲。
鬢毛但速安仁老，錢粟難輸曼倩饑。
尚賴故人遙想憶，發揮春色有新詩。
萬古流空一鳥沈，衣冠常苦事違心。
七行俱下知君舊，四者難并笑我今。
梅已偷春成國色，雲猶憑臘造天陰。
美人綠綺煩遙贈，莫致南金增永吟。

睡足軒二首

長年憂患百端慵，開斥僧坊頗有功。
地撤蔽虧僧界淨，人除荒穢玉奩空。
青天併入揮毫裏，白鳥時興隱

几中最是人間佳絕處夢殘風鐵響丁東
 數椽空屋枕清流一榻蕭然散百憂終日掩關塵境
 謝有時開卷古人遊鳴鳩去後滄浪晚飛雨來初菡
 蓄秋此處便令君睡足何須雲夢澤南州

寄孫莘老少監

一出承明七換麾君恩復許上彤墀白衣蒼狗無常
 態璞玉渾金有定姿天上圖書森似舊人間歲月浪
 如馳鰲頭只在蓬山畔行赴蟠桃熟後期
 次韻馬忠玉喜王定國還自濱州

淮海相逢一解顏紛紛歲月夢魂間初驚漁艇迷花
 去忽認星槎拂斗還桂嶺暮登猿斷續槐堂春到鳥
 綿蠻石渠舊議行當復未信佳時得自閑

寄李公擇郎中

節旄淮畔脫秋風忽跨鯨魚上碧空華秀兩跗當重
 露文成五色在高桐江南又說衣冠盛廷右仍瞻禮
 樂隆朝覲既升淮海見濛濛雨雪自消融

寄李端叔編修

旗亭解手屢冬春聞道歸來白髮新馬革裹尸心未



艾金龜換酒氣方震夢魂偷遶邊城月導從公穿禁
路塵知有新編號橫槩爲憑東使寄淮濱

寄題倪敦復北軒

倪郎才韻照冰壺北向開軒頗自娛簷度蕙風鳴鵲
鵲壁經梅雨畫蟻輸觥籌交錯銀河掛文史縱橫角
簞鋪官舍私居同是漫莫嗟三徑就荒蕪

寄題盧君斗齋

俠氣軒軒翰墨場迢迢世路鬢成霜出從車馬行千
里歸與棊書寄一方鳥轉入簾春欲破爐香侵夢日

初長扁舟會有山陽役聊借狂夫挹酒漿

次韻酬周開祖宣義

并州令尹古人風淮海相忘十載中麗句曉披花綽
約清談初扣玉丁東追攀昔共猗犴子嗜好今同桑
苧翁所惜華船輕解綵未窺笠澤故書叢

送王元龍赴泗州糧料院

子猷風味最諸王試吏聊懷筦庫章鵠峙碧桐初振
羽珠遺滄海漸騰光淮山暮眺千峰耀洛水秋輸萬
豔翔顧我行爲大梁役一卮薄酒話愁腸

次韻子由題九曲池

廣陵五題

蕭瑟通池闕茂林岸傍無復屬車音
涵春似恨隋家遠漲曉疑連蜀井深
鬪草事空煙冉冉司花人遠樹陰陰
勞生俛仰成陳迹縱有遺音可用尋

子由詩云
稽老清

彈怨廣陵隋家水調寄哀音可憐九曲遺聲盡惟有
一池春水深鳳闕蕭條荒草外龍舟想像綠楊陰都
人似有與亡恨每
到殘春一度尋

次韻子

平山堂

棟宇高開古

收佳處入雕欄山浮海上青螺

遠天轉江南

雨檻幽花滋淺淚風巖清酒漲

微瀾遊人若論登臨美須作淮東第一觀

子由詩云
堂上平

看江上山清光千里對憑欄海門僅可一二數雲夢
猶吞八九寬簷外小棠陰蔽葑壁間遺墨涕汎瀾人
亡坐覺風流盡遺
構仍須子細觀

次韻子由題蜀井

蜀岡精氣滴多年故有清泉發石田
乍飲肺肝俱凜雪反窺杖屨亦輕便
炊成香稻流珠滑煮出新茶潌乳鮮
坐使二公鄉思動放杯西望欲揮鞭

子由詩云
信脚東

遊十一年甘泉香稻憶歸田行逢蜀井恍如夢試煮
山茶意自便短綆不收容盥濯紅泥仍許置清鮮早
知鄉國勝爲客遊
宦何須更着鞭

次韻子由題摘星亭

迷樓舊址

崑崙左右兩招提中起孤高雉堞西不見燒香成宿

霧虛傳裁錦作障泥螢流花苑飛星亂蕪滿春城綠

髮齊長憶凭欄風雨後斷虹明處海天低

子由詩云關角孤

高特地迷迷藏渾忘日東西江流入海情無限暮雨連山醉似泥夢裏興忘應未覺後來愁思獨難齊只

堪留作遊觀地看遍峰巒處處低

次韻子由題光化塔

古佛悲憐得度人應緣來現比丘身水流月落知何

處花發鶯啼又一春方外笑談濤似玉夢中煩惱細

如塵老僧自說從居此却悔平時事遠巡

子由詩云山頭孤

塔闕真人云是僧伽第二身處處金錢追晚供家家蠶麥保新春欲求世外無心地一掃胷中累劫塵方

丈近聞延老宿清朝留客語逡巡

次韻子瞻贈金山寶覺大師

雲峰一變隔炎涼猶喜重來飯積香宿鳥水干迎曉

鬧亂帆天際受風忙青鞋踏雨尋幽徑朱火籠紗語

上方珍重故人敦妙契自憐身世兩微茫

子瞻詩云誰能斗

酒博西涼但記齋厨法鼓香往事真同一夢覺高談誰洗五年忙清風漫與山阿曲明月常隨屋角方稽

首願師憐久客直將歸路指茫茫

遊鑑湖

畫舫珠簾出繚牆天風吹到芰荷鄉水光入座杯盤
瑩花氣侵人笑語香翡翠側身窺綠酒蜻蜓偷眼避
紅粧蒲萄力緩單衣怯始信湖中五月涼

謁禹廟

陰陰古殿注修廊海伯川靈儼在傍一代衣冠埋石
窳千年風雨鎖梅梁碧雲暮合稽山暗紅芰秋開鑑
水香令我免魚繇帝力恨無歌舞奠椒漿

蓬萊閣

雄簷傑檻跨崢嶸席上風雲指顧生千里勝形歸俎
豆七州和氣入簫笙人遊晚岸朱樓遠鳥度晴空碧

嶂橫今夜請看東越分藩星應帶少微明

程公闢次韻 半天

鐘鼓宴崢嶸早晚陰晴景旋生湖暖水香春載酒月
寒雪白夜聞笙金鼇破海頭爭並玉鷺排烟陣自橫
我自蓬萊東道主倚欄先占日初明

別程公闢給事

人物風流推鎮東夕郎持節作元戎樽前倦客劉師
命月下清歌盛小叢裘弊黑貂霜正急書傳黃犬歲
將窮買舟江上辭公去迴首蓬萊夢寐中

程公闢次韻 君家

從父早相從晚接清談有阿戎曲水暢情林竹茂小山招隱桂枝叢與時搏擊飛終遠隨處登臨興莫窮人下天來應問得高名已到月華中

中秋口號

雲山簷楯接低空公宴初開氣鬱葱照海旌幢秋色裏激天鼓吹月明中香糟旋滴珠千顆歌扇驚圍玉一叢二十四橋人望處台星正在廣寒宮

客有傳朝議欲以子瞻使高麗大臣有惜其去者白罷之作詩以紀其事

與莘老同賦

學士風流異域傳幾航雲海使南天不因名動五千

里豈見文高二百年貢外別題求妙札錦中翻樣織

新篇淹留却恨鴛行舊不得飛觴駐蹕前

莘老原唱云文章

異域有知音鴨綠差池一醉吟穎士聲名動倭國樂天辭筆過雞林節髦零落瓊吞雪辨舌縱橫印佩金奉使風流家世事幾隨浪拍海東岑

淮海集卷八終

此詩與古人詩... 卷九... 詩... 七言律... 顯之禪老許以草庵見處作詩以約之... 汨汨塵勞不自堪... 遼神水歆蒸翠釜... 驂驪此心久已蒙... 橡葉岡頭釋馬銜... 應江靜羣峰影... 清談偶成二老風...

淮海集卷九

詩 七言律

顯之禪老許以草庵見處作詩以約之

汨汨塵勞不自堪
駝裘鞭馬度晴嵐
洞天窅窕清都
遼神水歆蒸翠釜
涵列岫過霜仍
曉雙松迎臘正
驂驪此心久已蒙
師指更許山中爲
結庵
橡葉岡頭釋馬銜
區中奇觀得窮探
崖空飛鼠聲相
應江靜羣峰影
倒涵居士碧雲裁
秀句道人哀玉扣
清談偶成二老風
流事不是三乘宿
草庵

參寥次韻
盤盤秀

嶺拱層簷方丈門門揖翠嵐風激松梢聲間發月留
泉底影相涵天機清睡貌臺震險句窮宵虎穴探白
傳異時修故事杖藜應許到雲庵

和孫莘老遊龍洞

葦蕭傳火度冥冥乍入清都醉魄醒草隱月崕垂鳳
尾風生陰穴帶龍腥壁間泉貯千鍾碧門外天橫數
尺青更欲仗筇留頃刻却疑朝市已千齡

莘老詩
側徑縈紆

人杳冥神鏡鬼鑿露巖局天懸乳石映華蓋壁隱莓
苔矗翠屏九道寒江雲外白一池陽井雪中青還同
康樂登臨海可共羊河筆不停參寥和
瞳矐杲
日破林垌笑語相將馬暫停路與猿狖爭險
登身隨
鴻鵠入青冥巉巖曲穴疑無底蟠屈蒼虬信
有靈能使謝公詩興動宛如游亦發新劂

送蔣穎叔帥熙河二首

侍臣不合出都門為有威名藩漢尊戶部左曹回妙
手匈奴右臂落清罇揮毫珠壁生談笑轉盼龍鸞在
夢魂潮海一空何足道歸來黃閣坐調元
天馬蒲萄隔域門漢庭誰更勇如尊行臺曉日屯千
騎祖道春風屬一罇莫許留犁輕結好更令甌脫復
游魂要須盡取熙河地打鼓梁州看上元

和劉僕射感舊言懷寄蘇左丞左丞昔守南京

僕射方為幕客今同為執政作此詩僕射詩畧

記其一聯云論文青眼今猶在報國丹心老更

同

三禁提衡繫擾龍拜無燒尾有家風班行舊號青雲
士賓主今為黃閣公炯炯坐屏雲母隔珊珊行佩水
蒼同自驚初到蓬萊上便見驪珠出海宮

西城宴集元祐七年三月上巳詔賜館閣官花

酒以中澣日遊金明池瓊林苑又會於國夫人

園會者二十有六人二首

春溜泱泱初滿池晨光欲轉萬年枝樓臺四望烟雲

澄人應制

無此清

合簾幕千家錦繡垂風過忽聞花外笑日長時奏水

中嬉太平誰謂全無象寓在羣仙把酒時

次王敏中
少監韻

宜秋門外喜參尋豪竹哀絲發妙音金爵日邊棲壯

麗彩虹天際卧清深已煩逸少書陳迹更屬相如賦

上林猶恨真人足官府不如魚鳥自飛沉

次王仲至
侍郎韻

清明前一日李觀察席上得風字

病軀寒食百無棕偶到平陽舊第中池籞信為三輔

冠杯盤真有五陵風美人賦韻分春色上客揮毫奪

化工白髮漸於花柳薄但憐流水碧相通

次韻羅正之惠綿扇

吳扇新醅製素綿名郎持贈意俱圓有人充戶修明月無女乘鸞向紫烟供奉宜升清暑殿動搖合作御風仙誰知揮却青蠅輩功在春蠶一覺眠。

寄新息王令藏春塢

令尹才高寺爲空歲時行樂與民同旋開小塢藏春色更製新聲寫土風客向罇前忘爾汝路穿花去失西東無言媿女今焉在桃李相傳恨未窮

送劉承議解職歸養

征馬蕭蕭柳外鳴議郎歸養洛陽城登山尚記飛雲處罷吏端如棄唾輕爲米折腰知我拙下車入里見君榮堂前嵩少宜秋色獻壽還應旋製聲

次韻王仲至侍郎

會李觀察池上

螭口清漪下玉欄隔花時聽鳥關關酒行寒食清明際人在蓬壺閨苑間天近省闈卿月麗春偏戚里將星閑忽思歸去焚香坐靜取楞嚴看八還

慶張君俞都尉留後得子

天上吹簫玉作樓蟠桃熟後更無憂內家報喜車凌

曉太史占祥斗掛秋龍得一珠應獻佛虎生三日便
吞牛魯元福祿何人似坐見張敖數子侯

寄題趙侯澄碧軒

風流公子四難并吏引清漪作小亭潤及玉階春漲
雨光浮藻井夜涵星捲簾兒硯成圖畫倚檻鬚髮入
鏡屏何日解衣容借榻卧聽螭口瀉泠泠

寄張文潛右史

解手亭臯纔幾月春風已復動林塘稍遷右史公何
忝初闕除書國為狂日出想驚儒發冢風行應罷女

爭桑東坡手種千株柳聞說邦人比召棠

次韻裴秀才上太守向公二首

東風已動北風歸寒氣侵尋自霽威何處管絃傳臘
酒誰家刀尺製春衣使君英妙開蓮幕別駕風流出
粉闈唯有廣文官獨冷終年如坐水邊磯

上客新從穎尾歸使君高會列南威風將沉燎縈歌
扇雪帶梅香上舞衣翻樣雲團分御帑如椽密炬出
宮闈食前方丈羅珍恠卻訝犀燃牛渚磯

次韻太守向公登樓眺望二首

茫茫汝水抱城根野色偷春入燒痕千點湘妃枝上
 淚一聲杜宇水邊魂遙憐鴻隙陂穿路尚想元和賊
 負恩粉堞女牆都已盡恍如陶侃夢天門
 庖烟起處認孤村天色清寒不見痕車網湖邊梅濺
 淚壺公祠畔月銷魂封疆盡是春秋國廟食多懷將
 相思試問李斯長歎後誰牽黃犬出東門
 東風寄錢節時節出為揚州從事新錄兼簡參寥
 論月柴門不浪開命車良為故人來茫然極目春千
 里尚想愁腸日九回綠水池邊聊復爾黃梁枕上信
 悠哉何時共約參寥子自擷青菁作飯材

贈劉使君景文

落落衣冠八尺雄魚符新賜大河東穰苴兵法申司
 馬曹植詩原出國風拈筆古心生篆刻引觴俠氣上
 雲空石渠病客君應笑手校黃書兩鬢蓬

答龔深之

深巷茅簷日漸長卧看花鳥競朝陽惜無好事攜罇
 酒賴有隣家振燭光尚友頗存書萬卷封侯正闕木
 千章錯刀錦段相仍至小子都忘進取狂

十年淮海閒居草，偶遣兒童次第成。方愧貧家矜敝帚，忽蒙隣壁借餘明。文昌但願花前老，張翰何須身後名。移病闔門參拜阻，卧聽車馬去來聲。

答曾存之

環堵蕭然汝水隈，孤懷炯炯向誰開。青春不覺書邊過，白髮無端鏡上來。祭竈請隣聊復爾，賣刀買犢豈難哉。故人休說封侯事，歸釣江天有舊臺。

春日寓直有懷參寥

鱗稜金爵自岩巖，藏室春深更寂寥。捫虱幽花歆露葉，岸中高柳轉風條。文書几上鬚髯變，鞍馬塵中歲月銷。何日一筇江海上，與君徐步看生潮。

次韻裴仲謨和何先輩二首

聞說何郎操行端，蕭然環堵若爲安。鳥啼花發阻攜手，水遠山高空凭欄。別後想多黃絹作，春來尤厭惠文彈。兩章讀罷知高義，貴賤交情自古難。汝南古郡寡參尋，兀兀長如鶴在陰。支枕星河橫醉後，入簾風絮報春深。青山未落詩人手，白髮誰知國



士心多謝名郎傳綠綺愧無佳句比南金
答閻求仁謝參寥彥溫訪於墳所

老溲城西木半摧崑崙岡下路新開故人此地銜憂
去禪客他時問疾回聞爲樹風增永感卻因水鳥證
西來已謀寒食驅羸馬細聽清談動玉哀

次韻劉遜父以寧齋詩二軸作以還之

揚舲偶過海邊州一見名郎破百憂荀氏諸龍俱俊
偉河東小鳳最風流明珠白壁堪投報細草幽花入
獻酬別駕舊齋何足念文昌新府待公遊

次韻何子溫

一星就起海隅傍縣弩前驅過射陽行見斯民無重
困坐令吾道有餘光簿書不礙詩人筆猿鳥常窺使
者章談笑自然羣吏肅何須酒後次公狂

次韻宋履中近謁大慶退食館中

翠華初到殿中間三館諸儒共一班迎謁曉廷清蹕
近退穿春仗綵旃閑病來怕飲東西玉老去慚陪大
小山知續春明退朝錄借觀當奉一鴟還

與鄧慎思沐於啓聖遇李端叔

羸兵瘦馬犯黃塵自笑區區夢裏身不是對花能伏
老自緣無酒可澆春校書天祿陪羣彥晞髮陽阿遇
故人三百六人如此少更添香火坐逡巡

和程給事賢閣黎化去之什

風流雲散越王城珍重閣黎願力成不使鄧尼驚倒
化祇教白傅歎先行早因妙契窺曹洞以清芬繼
肇生迴首中庭旌騎散月華還可一方明

再賦流觴亭

仙山遊觀甲寰瀛不比人間日雨亭歌斷瑤池雲杳

香酒行金谷水泠泠珠簾捲雨驚秋近羅襪凌波笑
客醒月下珮環聲更好應容揮塵伴公聽

燕觴亭

碧流如鏡羽觴飛夏木陰陰五月時清渭日長遊女
困武陵春去落花遲玉笙吹罷觥籌錯密炬燒殘簪
珥遺吳越風流公第一未輸山簡習家池

會蓬萊閣

冠裳蓋坐灑清風軒外時聞韻籟龍人面春生紅玉
液銀盤烟覆紫駝峰天涵秋色山山共樹覺鄉思葉

葉重便欲買船江北去爲懷明德更從容

次韻侍祠南郊

風馬雲車下九天郊柴初告帝心虔天如倚蓋臨壇
上星若連珠繞御前縹緲佩環參雅奏岩堯樓閣抱
非烟侍臣舉酒欣相屬醉看參橫左右肩

與李端叔遊智海用前韻

點目誰能化兩龍超然相見古人風紅塵稍與僧家
遠白髮偏於我輩公休計浮名千載後且欣湯餅一
杯同何時並築邗溝上引水澆花半畝宮

和黃冕仲寄題延平冷風閣

冷風三伏是清秋雖有炎蒸不汝留滿地溪山歸落
井有時絲管下滄洲快哉便得逍遙趣偶爾還成汗
漫遊誰謂發揮無妙手賦凌楚玉有家丘

次韻謝李安上惠茶

故人早歲佩飛霞故遣長須致茗芽寒橐遽收諸品
玉午甌初試一團花著書懶復追鴻漸辨水時能効
易牙從此道山春困少黃書剩校兩三家

次韻范純夫戲荅李方叔饋笋兼簡鄧慎思

楚山冬笋斲寒空北客長嗟食不重秀色可憐刀切
玉清香不斷鼎烹龍論羹未愧蓴千里入貢當隨傳
一封薄祿養親其旨少滿包時賴故人供

寄少儀弟

一隔音塵月屢遷忽收來問涕潛然棲遲册府吾如
昨流落江村汝可憐夢裏漫成池草句愁來空誦棣
華篇甲飛翫爾無多恨會有高風送上天

九月八日夜大風雨寄王定國

長年身外事都捐節物驚心一悵然正是山川秋入

夢可堪風雨夜連天桐梢撼撼增悽斷燈燼飛

小圓湔洗此情須痛飲明朝試就酒中仙

林次中奉使契丹劉仲平出倅鄆州同舍十有

六人飲餞於丁氏園次少蓬韻二首

鮮車百乘使龍庭路指金燕古北平祖帳列山修故

事行臺諸部奏新聲留犁撓酒知胡意尺牘移書示

漢情納節便應歸法從中途已報制書行

左送次
中諫議

須句別駕偉儀刑陵谷初無見坦平七子建安推世

藝五經中秘擅家聲南宮參綴端如夢東觀分攜空

復情莫愛谿堂好風月早來龍尾道前行右送平中學士

復情莫愛谿堂好風月早來龍尾道前行

復情莫愛谿堂好風月早來龍尾道前行

復情莫愛谿堂好風月早來龍尾道前行

復情莫愛谿堂好風月早來龍尾道前行

復情莫愛谿堂好風月早來龍尾道前行

復情莫愛谿堂好風月早來龍尾道前行

復情莫愛谿堂好風月早來龍尾道前行

復情莫愛谿堂好風月早來龍尾道前行

淮海集卷十

詩 五六言

題趙團練畫江干曉景四絕

本自江湖客宦游常苦心看君小平遠懷我舊登

臨

鳥外雲峰晚沙頭草樹晴想初揮灑就侍女一齊

驚

公子歌鍾裏何從識渺茫惟應斗帳夢曾到水雲

鄉

曉浦烟籠樹春江水拍空煩君添小艇畫我作漁翁

夢中得此

縞帶橫秋匣寒流炯暮堂風塵如未息持此奉君王

寧浦書事六首

揮汗讀書不已人皆怪我何求我豈更求榮達日長聊以銷憂

魚稻有如淮右溪山宛類江南自是遷臣多病非干此地烟嵐

南土四時盡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身作石一齊忘了家鄉

洛邑太師奄謝龍川僕射云亡他日歸然獨在不知誰似靈光

身與杖藜爲一對月和影成三骨肉未知消息人生到此何堪

寒暑更拚三十同歸滅盡無疑縱復玉關生入何殊死葬蠻夷

淮海集卷十一
 寄孫傳師著作
 上林池籞富春風
 十里宮青錯御紅
 應與少年修故事
 誤隨遊轂柳花中
 泗州東城晚望
 渺渺孤城白水環
 舳舻人語夕霏間
 林梢一抹青如畫
 應是淮流轉處山
 戲雲龍山人二絕
 戲雲龍山人二絕
 戲雲龍山人二絕

淮海集卷十一

詩

七言絕

寄孫傳師著作

上林池籞富春風十里宮青錯御紅應與少年修故事
 誤隨遊轂柳花中

泗州東城晚望

渺渺孤城白水環舳舻人語夕霏間林梢一抹青如畫
 應是淮流轉處山

戲雲龍山人二絕

芳草未應羞鴨鵝潛鱗終是畏提壺蔡經背上痕猶
在更念麻姑指爪無

選勝只攜長脰鶴入塵還駕短轅車時人若問虛玄
事笑答無過李老書

圓通院白衣閣三首

白衣閣外遶朱欄人在琉璃函舊間誰把此花爲刻
漏修行不放一時間

無邊剎境一毫端同住澄清覺海間還是此花并此
葉壞空成住未曾開

一根反本六根同古佛傳家有此風滿日紅蕖參翠
蓋不唯門裏獲圓通

照閣

彌猴鏡裏三身現龍女珠中萬象開未若北軒人散
後水光清泛月華來

睡足寮寄震鼎二弟

與物無營但欲眠客來從笑腹便便秋生淮海涼如
水得句還應夢阿連

次韻參寥見別

淮海集 卷十一
爐香冉冉紆寒穗篝火熒熒擢夜芒預想江天回首
處雪風橫急鴈聲長

與倪老伯輝九曲池有懷元龍參寥
雲月娟娟淮海秋隋家池上共浮游可憐一段風流
事特欠支郎與子猷

春日五首

幅巾投曉入西園春動林塘物物鮮却憇小庭纔日
出海棠花發麝香眠

一夕輕雷落萬絲霽光浮瓦碧差差有情芍藥含春
淚無力薔薇臥曉枝

袂衣新著倦琴書散策池塘返照初翠碧黃鸝相續
去荇絲深處見遊魚

春禽葉底引圓吭臨罷黃庭日正長滿院柳花寒食
後旋鑽新火熱爐香

金屋舊題煩乙子蜜脾新採賴蜂臣蜻蜒蛺蝶無情
思隨例顛忙過一春

忙一作狂

秋日三首

霜落邗溝積水清寒星無數傍船明菰蒲深處疑無

地忽有人家笑語聲

月圓新碾瀾花甕飲罷呼兒課楚詞風定小軒無落

葉青蟲相對吐秋絲

連卷雌蜺掛西樓逐雨追晴意未休安得萬粧相向

舞酒酣聊把作纏頭

次韻子由召伯埭見別三首

孤蓬短榜沂河流無賴寒侵紫綺裘召伯埭南春欲

盡為公重賦伴牢愁

子由詩云濛濛春雨濕邗溝蓬底安眠晝擁裘知有故人家

在此速將詩

卷洗閒愁

青熒燈火照深更逐客舟航冷似冰到處故應山作

主隨方還有月為朋

子由詩云筆端大字鴉棲壁袖裏新詩句琢冰送我扁舟六

十里末嫌罪垢污交朋

冠蓋紛紛不我謀掩關聊與古人遊會須匹馬淮西

去雲巘風溪遂所求

子由詩云高安此去風濤惡還有廬山得縱遊便欲携君將

船去念君無罪去何求

還自廣陵四首

薄茶便當烏程酒短艇聊充下澤車墳墓去家無百

里往來仍不廢觀書

南北悠悠三十年謝公遺堞故依然欲論舊事無人
共臥聽鍾魚古寺邊

邗溝繚繞上雲空坐阻層冰不得通賴有東風可人
意爲開明鏡玉奩中

天寒水鳥自相依十百爲羣戲落暉過盡行人都不
起忽聞水響一齊飛

元日立春三絕

此度春非草草回美人休着剪刀催直須殘臘十分
盡始共新年一併來

發春獻歲偶然同新曆觀天最有功頭上兩般幡勝
影一時飛入酒杯中

攝提東直斗杓寒驟覺中原氣象寬天爲兩宮同號
令不教春歲各開端

次韻宋履中題李侯檀樂亭

陰陰數畝穉龍稠亭外危通一徑幽頗似竹林當日
集酒狂莫笑阮陳留

春日偶題呈錢尚書

三年京國鬢如絲又見新花發故枝日典春衣非爲

酒家貧食粥已多時

戶部錢尚書和詩餉米再成二章上謝

本欲先生一解頤頓煩分米慰長飢客無貴賤皆蔬
飯惟有慈親食肉糜
夢裏光陰挽不回掩關獨坐萬緣灰偶因問訊維摩
病香積天中施飯來

擬題織錦圖

悲風鳴葉秋宵冷寒絲縈手淚殘粧微燭窺人愁斷
腸機翻雲錦妙成章

晚出左掖

金爵觚稜轉夕暉翩翩宮葉墮秋衣出門塵障如黃
霧始覺身從天上歸

次韻蔡子駿瓊花

無雙亭上傳觴處最惜人歸月上時相見異鄉心欲
絕可憐花與月應知

處州水南菴二首

竹柏蕭森溪水南道人為作小圓菴市區收罷魚豚
稅來與彌陀共一龕

此身分付一蒲團靜對蕭蕭玉數竿偶爲老僧煎茗
粥自攜脩綆汲清泉

三月晦日偶題

節物相催各自新癡心兒女挽畱春芳菲歇去何須
恨夏木陰陰正可人

次韻東坡上元扈從三絕

赭黃繖底望龍章不斷惟聞蠟炬香一片韶音歸複
道重瞳左右列英皇

端門魏闕鬱崢嶸燈火成山輦路平不待上林鶯百

轉教坊先已進新聲

仗下番夷各一羣機泉如雨自繽紛細看香案旁邊
吏却是茅家大小君

四時四首贈道流

本是匡山種杏人出山來事碧虛君上清欲問因何
事請看先山十賚文

天風吹月入欄干烏鵲無聲子夜闌織女明星來枕
上了知身不在人間

夜深樓上撥書眠天在欄干四角邊風拂亂雲毫髮

盡獨留璧月向人圓

陰風一夜攪青冥風定霏霏霰雪零遙想玉真清境
上白虛光裏誦黃庭

奉別牛司理

堂堂先德擅才名詞賦高凌墨客卿之子妙齡初筮
仕好修文史繼家聲

送酒與泗州太守張朝請

莫笑杭州別駕村昔曾柱下數承恩而今雖是江湖
吏猶有當時七字尊

題柳陽道中一古寺壁二絕

門掩荒寒僧未歸蕭蕭庭菊兩三枝行人到此無腸
斷問爾黃花知不知
哀歌巫女隔祠叢飢鼠相追壞壁中北客念家渾不
睡荒山一夜雨吹風

又別牛司理

半年淹郵越溪濱好愛如君只數人解手莫令書信
斷故園桑梓幸相鄰

和工部侍郎新章

薨棟相連數畝中出門遙見大明宮朝元雖共浮丘
伯煇茗還同桑苧翁

題金華山寺壁
鷺鶴同為汗漫游天風吹散下滄洲金華有路通元
氣水繞高寒不斷流

出省馬上有懷蔣穎叔次韻二首
新淬魚腸玉似泥將軍唾手取河西偏禪萬戶封龍
額部曲千金賜裒蹠

策止有黔驢技一蹄
唱首云 春雪京城一尺泥並
鞍還憶蔣征西碧幢紅旆出關
去一路東風送馬蹄 不論埃壘與塗泥封印還
家日正西豈比元戎碧油下貔貅繞帳馬千蹄

元祐三年余被召至京師從翰林蘇先生過興
國浴室院始識汝師後二年復來閱諸公詩因

次韻

聊移小榻就風廊臥久衣巾帶佛香白髮道人還省
記前年引去病賢良
新只客有遺予以假山石盆池者聞陳元發有石首
蒲作此詩乞之

瑟瑟風漪心為清更窺齒峯眼增明可憐一片江山
樣只欠菖蒲十數莖
與國浴室院獨坐時兒子湛就試未出

滿城車馬沒深泥院裏安閒總不知兒輩未來鈎箔
坐長春花上雨如絲

句雖平淡而
老情閒致
然可思

題務中壁

醜頭春酒響潺潺壚下黃翁寢正安夢入平陽舊池
館隔花螭口吐清寒

題法海平閣黎

寒食山州百鳥喧春風花雨暗川原因循移病依香
火寫得彌陀七萬言

畱別平閣黎

緣盡山城且不歸此生相見了無期保持異日蓮花
上重說如今結社時

紹聖元年觀自國史編修官蒙恩除館閣校勘通
判杭州道貶處州管庫三年以不職罷將自青田
以歸因往山寺中修懺日書絕句於住僧房壁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淮海集卷十二

進策

序篇

臣聞春則倉庚鳴、夏則螻蝈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此數物者微眇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聞廟堂之議、帷幄之謀、獨耳剽目采、頗知當世利病之所以然者、嘗欲輸肝膽、效情素、上書於

非闕之下則又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
煩有司之誅隱忍逡巡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
明詔使大臣任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修
祖宗故事而親策於庭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
輒忘疎賤條其意之所欲言者爲三十篇以獻惟陛
下財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以言寓文示變化之所
終始使天下曉然知之作國論瑟不鳴二十五絃各
以其聲應。轂不運三十幅各以其力旋。默則制語靜
則制動作主術急不極則緩不生緩不極則急不成。

文法古健似
毛子

一債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二篇以地爲險山川是
資以兵爲險不厭通遠作安都自信者不避嫌自許
者不求合倚而容之績乃可底作任臣二篇衆賢聚
於本朝姦人之所不利巧爲詆誣以幻羣聽作朋黨
二篇鳥有鳳魚有鯤超絕之材宜見闢略作人材楊
墨塞路孟氏所攘申商蠹興莫或汝邊作法律二篇
得與失爲鄰利與害同門非至精莫之能分作論議
二篇爵祿者所以勵世磨鈍科條品目其可不悉作
官制二篇善治水者以四海爲壑善治財者以天地

爲資國之大計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之虛實。若別牛馬應變之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帥以寡覆衆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作奇兵美言可以市三寸之舌勝百萬之師作辯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匪龜匪鏡其能勿失作謀主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則精喪治心養氣四術自得作兵法愚民弄兵依阻山谷銷亾不時或爲大釁作盜賊三篇党項微種盜我靈武逾八十年天誅不迄作邊防三篇東西爲緯南北爲經織者就綜而文成其詳在彼其略

在此作序篇

國論

臣聞古之人君以其祖考之志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多矣太上忘言其次有言其下不及言何則昔舜舉十六相去四凶肇十有二州皆堯志也而精誠所動神化所移不待告之以言而天下曉然固已心知其本末此所謂太上忘言者也。盤庚之遷亳武王之伐商所以從先王之業承文考之志也而浮言橫議二三不一至以其遷伐之意託於詞令丁寧而告

於庭委曲而誓諸野。然後民始悅然而服。從此所謂其次有言也。秦孝公用商君之說變法令易風俗所以修繆公之業成獻公之志也。然未嘗以其變法之意告民疑而不服則痛法以繩之。此所謂其下不及言者也。夫秦之不及言固無足道而舜之忌言又不可以遽及。然則後世人君有以祖考之命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安得不法盤庚武王之有言哉。陛下卽位以來圖任元老眷禮名儒屏棄姦臣投竄刺吏所以照臨海內甚盛罷青苗之使廢市易之司削保甲之條刊免役之令至於摘山煮海治鑄之事他日吏緣以爲姦者臨遣信臣更定其法所以加惠元元甚厚臣竊聞之凡此大功數十淹速輕重雖出於聖母之裁成其大概則皆先帝之未命也。然大道之行小人所不利或作爲詆欺之言恃亂羣聽以爲先帝之道陛下當終身奉以周旋而數年之間遽聽一二大臣更張幾盡異乎所謂父作之子述之行矣。自非明智不惑之士往往聞其說而疑之嗚呼此殆陛下不法盤庚武王有言之過也。夫子之事父其生也卷

志爲大養口體次之其歿也繼志爲大述事次之知
述事而不知繼志猶養口體而不養志也非所以爲
達孝秦皇漢武皆以蓋世之氣闢闔宇宙之材并吞
諸侯攘卻胡粵若以功業言之則始皇之英偉傑特
又非武帝之可比也然而萬世之下號始皇爲暴主
稱武帝爲賢君秦祚遽傾漢基益大者何哉二世不
變始皇之事孝昭能改武帝之法故也向使先帝晚
年於人材法度初無升黜之心弛張之意陛下猶當
繼其志不述其事又况親承於末命乎臣願陛下具
以意作爲明詔丁寧反覆如古訓誥誓命之文布告
天下咸使聞之則小人雖有詆欺之言不能以疑衆
矣然後被之於詩章傳示無窮以明德意使後世皆
知成先帝之功者陛下也豈不休哉

主術

臣聞人主之術無他其要在乎能任政事之臣與議
論之臣而已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陰陽萬物宰
制百辟鎮撫四夷與天子經綸於帷幄之中者也議
論之臣者諫官御史學術知古始器識通世務奮不

顧身與天子辦曲直爭是非者也。今天下之事有執
政之臣以行之。有議論之臣以言之。則人主可以弁
冕端委而無所事。不然則雖弊精神竭筋力以夜繼
日。猶無益也。臣請以用人一事明之士大夫以名列
於仕版者。蓋以萬計。有智者。有愚者。有賢者。有不肖
者。若智與賢。則功利之所從興也。愚與不肖。則罪害
之所從起也。夫人主以一身之思慮。一耳目之聰明。
而當天下功罪利害之機。非有政事之臣。則百官之
進退。奈何而不亂也。然人之難知。久矣。實愚而似智。
實智而似愚者。有之。實賢而似不肖。實不肖而似賢
者。有之。申以親疎之異。重以好惡之偏。夫以天下之
智。愚賢不肖而付之於二三大臣之手。非有議論之
臣。則進退當否。奈何而知之也。雖然。政事之臣。人
主之股肱。議論之臣。人主之耳目。任政事之臣。而
忽諫官。略御史。猶股肱便利而耳目盲聵也。任議論
之臣。而輕宰相。薄執政。猶耳目聰明而股肱折也。要
之二者。不可偏勝。使之適平而已。漢成帝用王鳳爲
大將軍。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京兆

尹王章言之爲鳳所陷罪至大逆故陽朔之後天下以言爲諱唐明皇用李林甫爲相十有九年顓政用事補闕杜璡上書斥爲下邳令由是諫諍路絕此則任政事之臣太勝也漢武帝擢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之徒於左右朝廷有政事輒令助等與大臣辯論大臣數絀唐德宗晚年宰相唯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廷齡韋渠牟而已此則任議論之臣太勝也臣聞仁祖時天下之事一切委之執政羣臣無得預者除授或不當雖貴戚近屬旨從中出輒爲固執不行一旦諫官列其罪御史數其失雖元老名儒上所眷禮者亦稱病而賜罷政事之臣得以舉其職議論之臣得以行其言兩者之勢適平是以治功之隆過越漢唐與成康相先後蓋繇此也陛下卽位以來圖任老成屬以事屢下明詔使中外大臣舉諫官薦御史保任骨鯁以備獻納之科可謂得人主之要術矣願鑒漢唐之弊專取法於仁祖常使兩者之勢適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勝則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無事矣

治勢上

臣聞御天下之術必審天下之勢不審其勢而已信臆決行其所謂道守其所謂法則雖有剛嚴果斷之材或失而爲刻深慈惠惻隱之意或壞而爲姑息何則設之不當也夫聖主之於天下豈嘗有意用術哉天下有強勢吾則有寬術天下有弱勢吾則有猛術非強非弱天下無勢非寬非猛吾亦無術蓋無勢者天下之常勢而無術者天下之至術也雖然御強勢者必以寬而強之弊實生於寬御弱勢者必以猛而

張文處知繼
海魚

弱之弊實生於猛何則昔漢之文景承高祖開創之後接呂氏喋血之餘除誹謗去肉刑減笞法定筆令可謂寬矣而諸侯逆命夷狄侵邊孝武不勝其憤力攘匈奴誅兩粵大臣相繼而入獄二千石連頸而伏誅巫蠱之禍至於夫婦父子之間而不相保由是言之豈非強之弊實生於寬耶昔唐肅宗器本刻深以刑名自喜安史之亂來歸者戮於獨柳之下待罪者斃於縲紲之中可謂猛矣而慶緒薦興思明復起代宗深鑒其事舍脇從之罪緩污染之誅至於封豕長

蛇無所懲艾。忠臣義士切齒不平。王室陵夷之漸。蓋基於此。由是言之。豈非弱之弊。實生於猛耶。是故救強之弊。必於崇寬之時。救弱之弊。必於尚猛之日。夫強弱之相乘。寬猛之相代。猶東之有西。晝之有夜。理之所必至。事之所固然也。顧昧者不知耳。昔陵陽嚴詡將去。潁川謂掾史曰。我以柔弱。召必選剛猛。代到將有僵仆者矣。及何並至。郡首治鍾威。趙季李款之獄。果如詡言。以詡並觀之。則天下之勢。可以前百年而預定。古者刑罰世輕世重。不為定論。文王之時。關市譏而不征。周公成王之時。則關市有征矣。至凶年然後弛之。推此類而言。則先王之法度。大抵皆審天下之勢而為之者也。傳曰。政寬則民慢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弛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夫傳所謂和者。則臣之所謂聖人之至術者歟。

治勢下

臣聞祖宗之時。天下新脫割據戰伐之禍。天厭久亂。俱欲無為。而又掃除煩苛之患。足以浚結海寓之心。

削平僭偽之威足以逆折姦俠之氣當是時天下之勢如元氣在乎混沌之中固莫得而名已逮嘉祐之後習安玩治爲日旣久大臣以厚重相高小臣以苟簡自便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誰能無偷朝不及夕故先皇卽位之始大講法度作而新之覈名實以興百辟攘夷狄以布威靈有司奉行於中使者刺舉於外此真得所謂以猛政救緩勢之術也元豐之後執事者矯枉過直矜鉤距以爲法術任惠文以取媮快上下迫脇民不堪命故陛下卽位之始黜鍛鍊之吏逐聚斂之臣登老成於散地擢忠鯁於謫籍平冤獄振乏餒與天下休息此真得所謂以寬政解急勢之術也而比日已來執事者又將矯枉而過直矣何告許詆欺之言率然敢陳而王體未嚴也嚮背異同之見各自爲守而國論未決也蠻夷猾夏寇賊姦宄隱忍羈縻冀其自罷而天誅未迄也推此言之天下之緩急雖曰未見而固已胚渾於冥冥之中矣夫致先帝之用猛術者嘉祐之緩勢也致陛下之用寬術者元豐之急勢也今又矯枉過直則勢必復緩緩甚則術

又將出於猛矣。猛術一用，天下固已震動。若再用緩，則安危之計未可知也。何則？天下之勢猶一人之身，緩而救之以猛，猶關鬲不通而涌泄之也。其急而解之以寬，猶虛中暴下而補養之也。補養至平，則可以已矣。平而不已，則又將至於關鬲不通，再加涌泄，正氣必傷，重被猛術。國本必伐，故曰安危之計未可知也。臣願陛下遏遁慢之原，杜懈弛之漸，明詔內外，一乎中和，使天下之緩勢不得而成，緩勢不成，則後世雖有猛術，不可得而用之。

卷十二終

淮海集卷十三

進策

安都

臣聞世之議者皆以謂天下之形勢莫如雍，其次莫如周。至於梁，則天下之衝而已，非形勢之地也。故漢唐定都皆在周雍。至五季已來，實始都梁。本朝縱未能遠規長安，蓋亦近卜於洛陽乎。而安土重遷，眷眷於開封之境，非所以為萬世計也。臣竊以為不然。何則？唐漢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也。

夫長安之地左殺函右隴蜀襟屏終南太華之山縈帶涇渭洪河之水地方數千里皆膏腴沃野卒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形勢便利下兵於諸侯如建瓴水四塞之國也故其地利守自古號爲天府開封地平四出諸道輻湊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諸水參貫巾車錯轂蹄踵交道軸驢銜尾千里不絕四通五達之郊也故其地利戰自古號爲戰場洛陽左瀍右澗表裏山河扼殺颺之隘阻成臯之險直伊闕之固廣袤六百里四面受敵以守則不如雍以戰則不如梁然雍得之可以爲重自古號爲天下之咽喉凡天下之形勢無過此三者也故彼蜀之成都吳之建業皆霸據一方之具而楚之彭城特盜賊之窟耳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謂險者豈必山川丘陵之謂哉在天而不可升在人而不可奪則皆爲險矣夫雍爲天府梁爲戰場周爲天下之咽喉而臣以謂漢唐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者漢唐以地爲險本朝以兵爲險故也漢高

祖曰吾以羽檄召天下兵莫有至者武帝曰吾初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蓋漢踵秦事郡國背道材官有變則以符檄發之京師惟有南北兩軍有期門羽林孤兒以備扈從唐分天下爲十道置兵六百三十四府其在關中者惟二百六十有一府府兵廢始置神策爲禁軍亦不過數萬人以此見唐漢之兵皆在外也故非都四塞之國則不足以制海內之命此所謂以地爲險者也本朝懲五季之弊舉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名挂於籍者號百餘萬而衣食之給一毫已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於農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下之兵此所謂以兵爲險者也夫以兵爲險者不可以都周雍猶以地爲險者不可以都梁也而昧者乃以梁不如周周不如雍嗚呼亦不達於時變矣夫大農之家連田阡陌積粟萬斛兼陂池之利并林麓之饒則其居必卜於郊野大賈之室歛散金錢以逐什一之利出納百貨以收倍稱之息則其居必卜於市區何則所操之術殊則所托之地異也今梁據天下之衝歲漕東南六

百萬斛以給軍食猶恐不贍矧欲襲漢唐之迹而都周雍之墟何異操大賈之術而欲託大農之地也由是言之彼周雍之地者漢唐之險耳本朝何賴焉。

任臣上

臣聞明君之御臣也不致疑忠臣之事君也不避嫌嫌疑之事皆出於姦臣庸君度量狹隘心意頗僻不能以至誠相期而已古之人有自舉其身者有舉其子者有舉其弟者有舉其姪者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而其君不以爲疑其臣不以爲嫌者何哉以其所

舉者當而已矣漢宣帝欲繫先零問誰可將者趙充國曰無如老臣者矣宣帝用之遂破先零此所謂自舉其身者也晉君問孰可爲國尉祈奚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否不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此所謂有舉其子者也李石當國薦弟福可任治人繇監察御史爲戶部侍郎此所謂有舉其弟者也晉求文武良將謝安以其姪幼度應舉郗超聞而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幼度不負舉才也果破苻堅於淝水之上此所謂有舉其姪者也崔貽孫

爲相未踰年除吏八百莫不諧允德宗曰人言卿擬
官多親舊何耶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
必悉其材行如不與聞何由得其實此所謂有舉其
內外之親舊者也此數子者皆內有以自信外有以
信於人仰無所愧俯無所怍其視身也與人等其視
子弟親舊也與不相誰何者等故能立功於當年垂
名於後世千載之下想見其風向使念瓜李之小嫌
忘事君之大節匿名迹遠權勢心知其然而不敢發
則與糞壤同朽耳尚何功名之立哉陛下卽位以來
委政於六七大臣其人自以曠世遭遇莫不悉心竭
力知無不爲言無不盡可謂千載一時之嘉會也而
臣竊有所不然者未能去川親之嫌而已竒材異行
實爲時輩所見推者一涉大臣之親則相顧繆悠莫
敢援之以進幸而不顧進之則諫官御史之章相隨
而至矣臣以爲此風一成非聖朝之事也何則大臣
之臣嫌而不用則侍臣之親亦當嫌而不用川而下
之至於臺省寺監之官推而廣之至於漕刑郡縣之
吏其親者皆嫌而不用矣夫竒材異行不常有於天

下幸而有焉。又以親與嫌而棄之。則是非得艸萊巖穴之士終不用也。昔西漢之韋氏平氏東漢之袁氏楊氏唐之韋杜蘓李陸蕭諸氏皆兄弟爲三公父子爲宰相盛者至與國相始終其間建功立業號爲名臣者蓋不可勝數。奈何專用艸萊巖穴之士哉。願詔中外之臣惟賢是進惟不肖是退而勿以用親爲嫌諫官御史惟進退之當否是察而勿以親嫌爲効則天下之奇材異行庶乎皆得而用也。

任臣下

臣聞人主之於諫諍之臣非獨聽其言之難也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是爲難矣。夫骨鯁自信以身許國不爲利害之所撓屈者所謂大節也。材智之不周思慮之不密學術之不至聞聽之不審所謂小過也。必有大節而無小過者然後得爲諫諍之臣則窮年沒世不可得其人矣。如或不然則與其無一時之小過孰若有終身之大節哉。昔汲黯通經術則不如平津侯恢武功則不如大將軍明習法令則不如張湯文章儒雅則不如司馬相如謹厚自全則不如石慶術

略橫出。則不郊。王父偃然。淮南王謀反。惟憚曰。黠好直諫。守節。死義。說平津侯等。如發蒙耳。由是言之。諫諍之臣。其功在於正綱紀。立風憲。通上下之情。使亂臣賊子。顧憚而不敢發。如此而已。一舉之不當理。一發之不中節。曾何足以深咎耶。陛下卽位以來。首下明詔。使中外大臣。保任諫官。御史蓋充職者。百有餘人。其見用者。十數人耳。選擇旣精。人頗自重。皆毅然有仗節死誼之心。興利除害。甚於嗜慾。攘擊姦惡。報私讐。首尾數年之間。遂成冠古之治。雖神功聖化。

敏妙自然。亦此曹獻替可否之力也。然此者。嘗以所言不效。諫官御史。接迹引去。或遷他官。或補外郡。臺省爲之一空。臣愚疎遠。不知朝廷之事。切惟陛下何取之之難。而去之之易也。且人非著龜。不無過誤。顧其設心措意。何如耳。昔漢酈食其。有撓楚之非。唐魏鄭公有縱薛延陀之過。本朝趙中令。有遣趙保忠之失。此三人者。皆天下之豪傑。一時之名臣也。猶有非繆過失如此。又况不及於三人者乎。臣願陛下鑒師古。始追御來。今重諫官之進退。慎御史之升黜。取其

大節而略其小過使天下之士得以盡忠畢力於前則神功聖化又將有新於此矣或謂臣曰古者諫諍之臣職於廣聰明除壅蔽成德業而已後世狂夫小子狡猾不道之人或假其名以資盜竊其器以售姦如谷永者王鳳之客也而譏斥帷幄劉栖楚者李逢吉之黨也而額叩龍墀陽爲剴拂之迹陰成附麗之謀以此言之小過其可略乎略其小過則成其大惡矣臣應之曰不然夫藥石所以療病也而致病者有矣然自古及今未有廢藥石者何哉以其所愈者衆所害者寡也諫諍之臣雖器有遠近才有修短大抵摛紳之選也安可盡誣以谷永劉栖楚之徒歟就使有一二人焉則去其一二人者可也何至空臺省而逐之耶陸贄曰天不以地有惡水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嗚呼人主用諫諍之臣贊之論盡矣

朋黨上

臣聞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人主御羣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而君子終受禍矣何則君子信道篤自知明不肯偷爲一切之計小人投隙抵巇無所不至也臣請以易道與夫堯舜漢唐之事明之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一陽之生則爲復復者反本也三陽用事則爲泰泰者亨通之時也而五陽之極則爲夬夬者剛決柔也以此見君子之道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小人也一陰之生則爲姤姤者柔過剛也三陰用事則爲否否者閉塞之時也而五陰之極則爲剝剝者窮上反下也以此見小人之道亦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君子也陰陽相與消長而爲慘舒爲生殺君子小人相與勝負而爲盛衰爲治亂然皆以其類也臣故曰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堯之時有八元八凱十六族者君子之黨也又有渾沌窮竒檮杌饕餮四凶族者小人之黨也舜之佐堯有大功二十者舉十六相去四凶而已不聞以其朋黨而兩

廢之亦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存之也臣故曰人主御
羣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東海鉤黨之
獄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蓋始於周福房植謂之其陵
南北部至於李膺陳蕃王暢張儉之徒遂有三君八
顧八俊八及八厨之號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知震
怒而已故曹節侯覽牢修朱竝得以始終表裏成其
姦謀至於刑章討捕錮及五族死徒廢禁者六七百
人卒不知修竝者乃節覽之黨也唐室之季朋黨相
軋四十餘年搢紳之禍不解蓋始於李宗閔李德裕
二人而已嫌怨既結各有植立根本牢甚互相傾擠
牛僧孺李逢吉之屬則宗閔之黨也李紳韋處厚之
屬則德裕之黨也而逢吉之黨又有八關十六子之
名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
難而其徒亦曰左右佩劍彼此相笑蓋言未知孰是
也其後李訓鄭注用事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已者
皆指以爲二人之黨而逐去之至於人人駭慄連月
霽晦卒不知訓注者實逢吉之黨也臣故曰邪正不
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

存。君子與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君子終受禍矣。

朋黨下

臣聞陛下卽位以來。虛懷仄席。博採公論。悉引天下名士。與之經綸。至有去散地而執鈞衡。起謫籍而參侍從者。雖古版築飯牛之遇。不過如此而已。君子得時。則其類自至。數年之間。衆賢彈冠相繼而起。聚於本朝。夫衆賢聚於本朝。小人之所深不利也。是以日夜恟恟。作爲無當。不根眩惑誣罔之計。而朋黨之議

起焉。臣聞比日以來。此風猶甚。漸不可長。自執政從官臺閣省寺之臣。凡被進用者。輒爲小人。一切指以爲黨。又至於三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厨之名。八關十六子之號。巧爲標榜。公肆詆欺。一人名之於前。萬人實之於後。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也。然則其可以不察歟。臣聞慶曆中。仁祖銳於求治。始用韓琦富弼范仲淹。以爲執政從官。又擢尹洙歐陽修余靖蔡襄之徒。列於臺閣。小人不勝其憤。遂以朋黨之議。陷之。琦弼仲淹等果皆罷去。

淮海集 卷十一
是時天下義士扼腕切齒。髮上衝冠。而小人至於舉酒相屬。以爲一網盡矣。賴天子明聖。察見其事。琦弼仲淹等。旋被召擢。復蒙器使。遂得成其功名。今所謂元老大儒社稷之臣。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者。皆當時所謂黨人者也。向使仁祖但惡朋黨之名。不求邪正之實。赫然震怒。斥而不反。則彼數人者。皆爲黨人而灰耳。尚使後世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耶。今日之勢。蓋亦無異於此。臣願陛下觀易道消長之理。稽帝虞廢舉之事。鑒漢唐審聽之失。法仁祖察見之明。杜媒孽之端。窒中傷之隙。求賢益急。用賢益堅。而信賢益篤。使姦邪情得而無所售其謀。讒佞氣索而無所啓其口。則今之所謂黨人者。後世必爲元老大儒社稷之臣者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淮海集卷十四

進策

人材

臣聞天下之材有成材者、有奇材者、有散材者、有不
材者、器識閎而風節勵、問學博而治行純、通常世之
務、明道德之歸、此成材者也、經術藝文、吏方將略、有
一卓然過人數等、而不能飾小行、矜小廉、以自託於
閭里、此奇材者也、隨群而入、逐隊而趨、既無善最之
可記、又無顯過之可繩、攝空承乏、取位而已、此散材

奇材是大
志

者也寡聞見暗機會乖物理昧人情執百有司之事
無一施而可此不材者也古之人主於成材則付以
大任而備責之於奇材則隨所長而器使之於散材
則明賞罰而磨礪之於不材則棄之而已四者各有
所處然而奇材者尤人主所宜深惜者也蓋天下之
人材不世出而散材者又不足以任能事不材者適
足以敗事而已是則任天下之能事者常取乎奇材
有奇材而不深惜焉則將與不材同棄而曾散材之
不如矣夫匠氏之於木也榱桷豫章易直而十圍者
必以爲明堂之棟路寢之楹七圍八圍者雖多節必
以爲高明之麗拱把而上者雖小橈必以爲狙猿之
杙稍修則以爲榱桷甚短則以爲侏儒至於椳栴軸
解亟沉而易蠹者然後以之爨也今有榱桷豫章於
此七圍八圍拱把而上特以多節小橈之故遂并棄
之豈不惜哉人主用天下之材亦何以異於此今國
家之人材可謂富矣養之以學校而取之以貢舉名
在仕版者無慮數萬然一旦有事則常若乏人何哉
以臣觀之未能深惜天下之奇材故也蓋不深惜天

下之奇材則用之或違其長取之將責其備雖有嶽
 嶽歷落穎脫絕倫之士執事者始以名聞未及試之
 而媒孽其短者固已圍視而起矣夫奇材多自重又
 不材者之所甚嫉也以自重之勢而被甚嫉之毀其
 求免也豈不難哉一旦有事而常若乏人其勢之使
 然無足怪也昔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
 薛大夫裨諶能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黃霸為丞相
 功名損於治郡時人固有所長亦有所短也臯陶暗
 而為大理天下無虛刑師曠瞽而為太宰晉國無亂

平勢述利
 存長公

政賢如蕭何而有市田請地之汙直如汲黯而有褊
 心忿罵之鄙文如長卿而有臨邛滌器之陋將如韓
 信而有胯下蒲伏之辱吏如張敞而有便面拊馬之
 事此數子者責其備則彼將老於耒耜之旁成於大
 山龕巖之下耳人主豈得而用之陛下即位以來屢
 下明詔舉監官御史臺閣學校之臣刺史牧民之吏
 與夫可備十科之選者所得人材蓋不可勝數臣願
 陛下取其名實尤異者用之而不疑人情不能無小
 過非有顯惡犯大義所當免者宜一切置而不問以

責異時之功，則彼將輸瀝肝膽，捐委軀命，求報朝廷而不可得。一旦有天下四夷之事，何足患哉。

法律上

臣竊觀唐虞以後有天下者，安危榮辱之所從，長久亟絕之所自，無不出於其所任之術，而所任之術，大抵不過詩書法律二端而已。蓋純用詩書者，三代之純用法律者，秦也。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爲名實者，漢唐也。何以知其然耶？夏商周之興也，治教政令，既本於道德之意，而舟車器械，亦出於義

理之文，其迹載於典謨訓告誓命之篇，而其旨寓於國風雅頌之什，當是時也，聖賢之學著而百家之說熄，帝王之制舉而霸者之事廢，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故曰純用詩書者，三代也。魏文侯之師李悝，論次諸國之法，著爲法經，其徒商鞅，用以相秦，始作收司連坐告匿之法，而輔以詆欺文致細微之事，晚節末路，至於焚書坑儒，偶語者棄市，以是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故曰純用法律者，秦也。漢自高祖納陸賈之言，命爲新語，用叔孫通之說，而使定禮儀，可

謂知所取矣而以三章之約不足禦姦於是蕭何擴
摭秦法作律九章而張湯趙禹之徒又爲見知故縱
監臨部主之法唐自太宗詘封倫秦漢之論用魏公
帝王之謀可謂知取舍矣而朝廷郡縣百官有司所
以朝夕從事者一出於律令格式之文故曰詩書法
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爲名實者漢唐也惟其
純用詩書故三代享國安榮而歷年長久惟其純用
法律故秦危辱而亟絕惟其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
迭相本末遞爲名實故漢唐之有天下雖號長久而
安榮之日少危辱之日多僅免亟絕而已蓋詩書者
所以崇德其事皆孝弟忠信人之所欲者也而安榮
長久人之所欲者也而法律所以制姦其事皆鞭笞
斬艾人之所惡欲以報所惡之讎者也以所惡之術
報所惡之讎亦其理之然哉賈生曰今或言禮誼之
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商周秦事
以觀之也嗚呼若賈生者可謂知治體矣

法律下

臣聞古今異勢不可同日而語以今天下而欲純用

詩書盡去法律則是腐儒不通之論也要使詩書不爲法律所勝而已祖宗之時二端雖號竝行而士大夫頗自愛重以經術爲職文藝相推間有喜刑名精案牘者則衆指以爲俗吏而耻與之言近世則不然士大夫急於功利不師古始相與習者莫非枉後惠文之事父教其子兄詔其弟以爲速化之術無以過此間有引古義決嫌疑則掩口而笑曰此老生之常談耳何所用於今哉嗚呼此風一成非天下之福也蓋昔者以詩書爲本法律爲末而近世以法律爲實

詩書爲名臣以天下之大弊君子所宜奮不顧身而救之者無甚於此何則廢詩書而從法律則是舉天下而入於申韓之術也揚子曰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夫不仁者三代之所以失天下也君子救之其可以緩耶臣嘗思之其所以然者無他始於試法而已朝廷試士以法者欲其習爲吏也而假之太優擢之太峻至於黃綬中選數歲之間持斧杖節領一道之權任二千石之重而制策進士留滯於州縣之官有十年而不得調者嗚呼欲士大夫之不廢詩書而從

法律也豈可得乎且法吏之與儒臣所聞異趣所見異塗猶方圓曲直之不相入也昔匈奴渾邪王降漢長安賈人與市者當坐死五百餘人而汲黯固爭以爲不可若使法吏言之則必以爲闢出財物矣密人有告郭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而卓茂折之以禮以爲汝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乎若使法吏言之則以爲受所監臨矣朱博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亾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爲陳說之今天下所以未受其禍者以異時制策進士所得之臣有如汲黯卓茂者在也十數年之後耆老大臣相繼得謝而試法所得之吏有如朱博者當軸而處中焉則君子雖欲奮不顧身以救之亦無及已臣以爲縱未能盡罷其士宜稍變革以抑其風使吏非有出身毋得試法其餘出仕換官之類可一切試以經術藝文要令天下皆知法律之不如詩書也則申韓之禍熄矣

論議上

臣竊聞役法之議不決久矣有司閱四方之牘眩蠹

起之說牽制優游相視而不斷者二年于茲雖稍復
筆削著爲一切之令取濟其月卒未有確然定論可
以厭服人情傳萬世不弊者也其所以然者無他焉
士大夫據偏守獨各有系吝不能以至公爲心故耳
何則夫所謂役法者其科條品目雖曲折不同大抵
不過差免二法而已差役之法雖曰迭任府史胥徒
之士率數年而一更然而捕盜者奔命不遑主藏者
備償無筭困倉竭於飛輓資產破於厨傳執事者患
其弊也於是變而爲免役之法雖曰歲使中外之民

悉輸僦直以免其身然而平估至於室廬檢括及於
車馬哀多以爲寬剩厚積以爲封椿則其弊又有甚
於差役者矣蓋差役之法不弊則免役之法不作免
役之法不弊則今日之議不興然而士大夫進用於
嘉祐之前者則以差爲是而免爲非進用於熙寧之
後者則以免爲得而差爲失私意旣播於中公議遂
移於外嗚呼豈特二年而無定論哉雖十年而無定
論不足恠也昔唐室賦役之法有租庸調者最爲近
古自開元之後版圖旣隳丁口田畝皆失其實法以

大弊故楊炎變之以爲兩稅之法已而盜起兵興征
求無節法又大弊故陸贄以七事者力詆其非然而
終唐之世不復改也夫唐之諸臣豈不知兩稅爲非
古租庸調爲近古哉蓋以晚節末路俱爲弊法以此
易彼實無益也今差役免役之法蓋類於此然則何
爲而可耶臣聞楚人有第二區者其甲則長子之所
築也其乙則少子之所築也規摹不同而歲久皆弊
其父謀所止二子各請止其所建之廬至數日不決
有鄰人告之曰昔少君以甲第壞甚於是營乙以舍
族人今乙第又壞而長官復欲徙之於甲是以壞易
壞非計之得也何不令二第可用之材別營一區而
棄其腐橈者乎父以爲然其論遂定今陛下以役法
之議付於嘉祐熙寧之臣何異楚人之謀於二子也
蓋亦質諸隣人之論哉陛下若以臣言爲然願詔有
司無牽於故新之論毋必於差免之名悉取二法之
可用於今者別爲一書謂之元祐役法則嘉祐熙寧
之臣皆默然而心服矣若夫酌民情之利病因五方
之所宜條去取之科列輕重之目此則有司之事臣

所不能知之亦猶楚人之第某材可棄某材可留皆當付之匠氏不可問諸鄰人也傳曰雖有絲麻無棄管蒯雖有姜姬無棄蕉萃唯陛下擇焉

論議下

臣聞世之議貢舉者大率有三焉務華藻者以窮經爲迂闊尚義理者以綴文爲輕浮好爲高世之論者則又以經術文辭皆言而已矣未嘗以爲德行德行者道也是三者各有所見而不能相通臣請原其本末而備論之則貢舉之議決矣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動當周旋進退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其後聘問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於布衣於是賢人失志之賦興屈原離騷之詞作矣此文詞之習所由起也及其衰也雕篆相夸、緝繪相侈、苟以譁世取寵而不適於用故孝武好神仙相如作大人賦以風其上乃飄飄然有凌雲之志此文辭之弊也昔孔子患易道之不明乃作彖象繫辭文言說序雜卦十篇以發天人之奧而左氏亦以春秋之法弟子傳失其真於是論本事

而左氏亦以春秋之法弟子傳失其真於是論本事

作傳以記善惡之實。此經術之學所由起也。及其衰也。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故漢儒之陋。有曰秦近君能記說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但說若稽古猶三萬言也。此經術之弊也。古者民有恭敏任恤者。則問胥書之。孝悌睦婣有學者。則族師書之。有德行道藝者。則黨正書之。而又攷之於州長。與之於鄉老大夫。而論之於司徒。樂正司馬。所謂秀選進造之士者是也。然後官而爵祿之。此德行之選所由起也。及其衰也。鄉舉里選之法。亾。郡國孝廉之科設。而山林

遺逸之聘興。於是矯言僞行之人。弊車羸馬。窟伏巖穴。以幸上之爵祿。故東漢之士。有廬墓而生子。唐室之季。或號嵩少。爲仕途捷徑。此德行之弊也。是三者莫不有弊。而晚節末路。文辭特甚焉。蓋學屈宋而不至者。爲賈馬班楊。學賈馬班楊而不至者。爲鄴中七子。學鄴中七子而不至者。爲謝靈運沈休文之類。四聲譜也。自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武帝雅不好焉。而隋唐因之。遂以設科取士。謂之聲律。於是敦朴根柢之學。或以不合而罷去。靡曼剽奪之伎。或以中程而

見收自非豪傑不待文王而興者往往溺於其間此
楊綰李德裕之徒所爲切齒者也熙寧中朝廷深鑒
其失始詔有司削去詩賦而易以經義使學者得以
盡心於六藝之文其意信美矣然士或苟於所習不
能博物洽聞以稱朝廷之意至於歷世治亂興衰之
迹例以爲祭終之芻狗雨後之土龍而莫之省焉此
何異斥桑間濮上之曲而奏以舉動勸力之歌雖華
質不同其非正音一也傳曰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
以窒穴言殊器也驕駟騏驥一日而馳千里捕鼠則
不如狸狔言殊技也鳴鴉夜撮蚤察毫末畫出瞋目
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今欲去經術而復詩賦近乎
棄本而趨末并爲一科則幾於取人而求備爲今計
者莫若以文詞經術德行各自爲科以籠天下之士
則性各盡其方技各盡其能器各致其用而英俊豪
傑庶乎其無遺矣

淮海集卷十四終

... 臣聞王者用人之要術惟資望而已歲月有等功勞有差天下莫得躡而進者謂之資行能術業卓然高妙為世所推者謂之望用人以資而已則盛德尊行魁竒雋偉之人或拘格而遭回如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子雲位不過侍郎之類是也用人以望而已則狂繆之流矯亢之士或以虛名而進拔如晉用王衍

淮海集卷十五

進策

官制上

臣聞王者用人之要術惟資望而已歲月有等功勞有差天下莫得躡而進者謂之資行能術業卓然高妙為世所推者謂之望用人以資而已則盛德尊行魁竒雋偉之人或拘格而遭回如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子雲位不過侍郎之類是也用人以望而已則狂繆之流矯亢之士或以虛名而進拔如晉用王衍

唐用房琯之類是也。古之善用人者不然，以資待天下，有常之士，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材，使二者各有所得，足以相推而不足以相礙，故自一命以至九命，自受職以至作牧，非有功不遷，非有缺不補，而天下不以爲淹，或舉於耕，或舉於版築，或舉於屠釣，加之士民之上，委以將相之權，而天下不以爲驟。何者，資之所當然，望之所宜爾也。國家以寄祿格爲有定之制，而以職事官爲不次之選，於先王用資望之術，可謂得其意矣。然臣愚猶以爲未者，太必於用資，太不必於用望也。何則？夫郡守者，民之師帥，天子所與其理者也。衣冠而坐堂皇之上，則賓客造謁於前，掾屬趨走於下，政教賞罰軍旅之事，一皆聽其可，否所爲是則千里蒙其賜，所爲非則數十萬人受其害，可謂天下之重任矣。今將相大臣自朝廷而出者，不過爲郡守而仕，嘗再爲通判者，苟無大惡顯過，有保任人亦必至於郡守，是將相大臣與保任嘗再爲通判者，相去無幾耳。夫賢者能使所居官重，不肖者反之。今二千石所以不，至尊重難居者，非特法令使然，亦其人

材之所致也。豈非所謂太必於用資乎。館閣者圖書之府，長育英材之地也。從官於此，乎次補執政於此，乎遷升，故士非學術藝文，屹然爲一時之望者，莫得而居之，可謂天下之妙選矣。今中材凡吏一爲大臣之所論薦，則皆得居其位，嘗有金穀之職、兵刑之勞，則皆得假其名，嗚呼！比歲已來，校書正字之職、龍圖集賢之號，何其紛紛也。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此不幾於以名器而假諸人乎？臣所謂太不必於用望者，此也。昔漢制郡守入爲三公，學者以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言其清祕，常人所不能到也。願下明詔，應中州已上，非更臺省寺監漕刑之任者，不得爲郡守，慎惜館閣之除，以待文學之士，則用人之術庶乎其盡矣。

官制下

臣聞國家次五代一切之制，百官稱號最爲雜揉，名存而器不設，文具而實不應，所謂臺省寺監者，朝廷之官也，而其汎及於州縣筦庫之吏，其濫至於浮屠黃冠之師，乖違之條，爽繆之目，至不可勝數。先皇帝

惻然憫之始詔有司作寄祿格以易天下之官而歸之於臺省還之於寺監然後循名可知其器而緣實亦得其文可謂帝王之盛典矣然有所未盡者臣竊昧死而妄議焉向之則自正議大夫以上遷進太畧自中散大夫以下清濁不分也夫遷進太畧則大臣僥倖而其弊也至於無以復加而法制亂清濁不分則小臣偷惰而其弊也至於莫爲之寵而資望乖舊制侍郎至僕射凡十二遷其兼侍從之職者八遷九遷其任執政之官猶六遷也蓋侍郎以上皆天子之

臣非多其等級則勢必至易極易極則國家慶賞將窒而不得行此制官之深意也今寄祿格則不然自正議大夫不問人之如何四遷而至特進故大臣爲特進者遇朝廷有大慶賞則不得已而以司空之官予之夫司空者職事官也寄祿無以復加而予焉豈非所謂亂法制之甚歟舊制少卿之官率一秩而有四名太常光祿衛尉司農是也郎官員外率一秩而有八名如禮工祠屯主膳虞水之類是也京朝之官率一秩而有三名如太常祕書殿中諸丞是也蓋入

仕之門有制策進士明經諸科任子雜色之異歷官
之途有臺省寺監漕刑郡縣之殊非銖銖而較之色
色而別之則牛驥同皂賢不肖混殺而天下皆將汎
汎然偷取一切不復淬勵激昂以功名爲已任此亦
制官之深意也今寄祿格則不然自中散大夫以下
至承務郎秩爲一名而已故嘗任臺省之職或任漕
刑之司者人心有所不厭而莫爲之寵則往往假以
龍圖集賢之號夫龍圖集賢之號所以待天下文學
之士也而以諸吏莫爲之寵而假焉豈非乖資望之

甚歟蓋爵祿者天下之砥石聖人所以礪世磨鈍者
也夫不爲爵勸不爲祿勉古之人有行之者蒙穀是
也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古之人有行之者莊周是
也今朝廷之臣皆得莊周蒙穀而爲之則爵祿之器
雖不復設可矣如其不然則遷進太畧清濁不分之
弊安得而不革哉晁錯曰爵者上之所命出於口而
無窮韓愈曰聖君所行卽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
願詔有司以寄格再加論定稍放舊制自正議大夫
以上更增四秩之號自中散大夫以下秩之號爲三

等之名如此則遷進頗詳而法制不亂清濁稍異而
資望不乖是亦先皇之志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財用上

臣聞先王之理財也若持衡然天下之財不使之偏
歸於公室亦不使之偏入於私家惟其適平而已故
邦國有以供祭祀奉養祿廩賜予之費而民有以給
朝脯伏臘冠婚喪祭之資其取民之制謂之什一什
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小桀大桀寡乎什一
小貉大貉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桀之道也白圭以

古有調

二十而取一貉之道也推此言之則先王理財之意
惟其適平而已自什一之法壞天下之財始失其平
其偏歸於公室也則有鬻鹽冶鑄以管山海之饒權
酒酤以漁井邑之利筭舟車告緡錢以摧抑商賈造
皮幣省耐金以侵牟封君甚者至今吏坐列肆販物
以來利焉其偏入於私家也則有以農田而甲一州
販脂而傾都邑賣漿而踰侈酒削而鼎食貨脯而連
騎馬醫而擊鍾甚者至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是
以民常困於聚斂之吏而吏常嫉夫兼并之民所謂

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惟哉本朝至和嘉祐之間承平百餘年矣天子以慈儉爲寶貢賦經常之外殆無一毫取諸民田疇邸第莫爲限量衣食器皿靡有約束俯仰如意豪氣浸生貨賄克盈侈心自動於是大農富賈或從僮騎帶刀劍以武斷於鄉曲畢弋漁獵聲伎之奉擬於侯王而一邑之財十五六入於私家矣熙寧元豐之間大臣用事始作法度與時變通青苗免役市易之利相次而作有司日夜手畫口說區處於中使者旁午冠蓋相望奉行於外而言利之

臣析秋毫矣江淮則增煮海之息閩蜀則倍摘山之贏青徐則竭冶鑄之利其他希風旨效計數無名之取額外之求蓋不可勝數而天下之財大半歸於公室矣陛下卽位之始深知其弊凡法度之不便於民者一切罷去吏嘗以掊克進者相繼而黜數因赦令而弛逋負大出廩廩以振乏絕於是公私之財滋向於平然而有大弊者士大夫矯枉過直邈然以風裁自持不復肯言財利之事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

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而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以此見理財先食貨者帝王之要務所以安中國服四夷者也特不可使之偏入於公私耳今國家北有抗衡之虜西有假息之羌中有大河之費數萬之吏取給於水衡之錢百萬之兵仰食於大倉之粟公私窘急可爲寒心此正人臣揚摧歛散以究虛盈以濟用度之秋也而耻言財用之事是晉人而已矣晉人王衍者口不言錢而指以爲阿堵物臣竊笑之以爲此乃姦人故爲矯亢盜虛名於暗世也何則使顏閔言錢不害爲君子盜跖呼阿堵物豈免爲小人哉晉人尚清談而廢實務大抵皆類此矣昔管仲道輕重之權范蠡計然否之策蕭何漕關中之粟財利之臣也東郭咸陽之鬻鹽孔僅之冶鑄桑洪羊之均輸亦財利之臣也士大夫言財利有如東郭咸陽孔僅桑洪羊所爲也則不可有如管仲范蠡蕭何之所爲也亦惡乎而不可哉。

財用下

臣嘗以爲君子理財之術莫若盡地力節浮費二者

而已何則理財之要在乎原其所自有而爲之道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風霆雨露之發生山林川澤之滋養財之所從出也不原其所自有不要其所從無切切焉從事於闢闢歛散之中則是賤丈夫爭錐刀之末耳豈君子所謂理財者耶是故原其所自有而爲之道則莫若盡地力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則莫若節浮費君子理財之術蓋無以易於此臣請爲陛下遂言之夫理天下之財譬如治水增繕隄防決之於鄰國非治水之善也橫賦疆市取之於百姓非治財之善也善治水者以四海爲壑善理財者以天地爲資今天下之田稱沃衍者莫如吳越閩蜀其一畝所出視他州輒數倍彼閩蜀吳越者古揚州梁州之地也按禹貢揚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等最爲下而乃今以沃衍稱者何哉吳越閩蜀地狹人衆培糞灌溉之功至也夫以第七第九之田培糞灌溉之功至猶能倍他州之所出又况其上之數等乎以此言之今天下之田地力未盡者亦多矣李悝曰治田勤則晦益三升不勤亦如

淮海集 卷十五 九
之地方萬里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然趙過爲代
田一晦歲次常過緹田一斛以上善又倍之秦漢開
鄭白渠溉田四萬四千餘頃至唐大曆初兩渠所溉
纔六千三百頃耳以代田鄭白渠事言之則治田之
勤不勤何止晦有三升之損益也今二千石雖兼勸
農之事而例爲虛名莫有任其責者爲今之計莫若
詔天下州置勸農一司以守將爲長聽於倅介之中
自擇一人爲副先籍境內定墾田與夫陂塘溝渠之
數而周知其利害歲時出行諸郊召見耆老問以疾

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爲罷行之而罰其游惰不聽
命者歲終部使者第其殿最以聞功效尤異者寵用
之如此則天下之田皆與閩蜀等而地力盡矣古者
吉凶之服則一比共之祭器則一間共之喪器則一
族共之吉凶禮樂之器則一鄉共之凡嫁子娶妻純
帛無過五兩凶荒則又殺禮而多婚夫一鄉者五百
家而五兩者五匹耳其用財可謂約也今則不然嫁
子娶妻喪葬之費其約者錢數萬其豐者至數百萬
中人之家一有吉凶之事則賣田疇鬻邸第舉倍稱

之息猶弗能給。然則今時吉凶之費絕長補短。殆二十倍於古也。財用安得而不竭乎。周之太宰王之大臣也。其職曰以九式均節財用。漢之許劭魏之毛玠唐之楊綰人臣耳。而能使一時士大夫心化其風。損車馬毀池觀減騶馭散音樂。以此見法制者雖盛世不可去而風化者雖衰世亦可行也。今令雖有儀制之文。毛舉數事不能委曲爲今計者。莫若自宗室外戚以至品官民庶之家。宮室輿馬飲食衣服皆倣典禮而爲之。變數稍寬其制。使可久行。其冠婚喪祭之事。則視歲上下而隆殺之。使諫官御史得以彈奏於中。而漕刑守令得以舉劾於外。敢不承者雖貴且親必罰無赦。然後陛下崇節儉尚敦樸。以爲之率。棄難得之貨。却無用之器。罷不急之務。以爲之先。如此則天下淫侈之俗曠然一變而浮費節矣。賈生曰。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傾。嗚呼。如賈生者可謂知理財之術矣。

淮海集卷十五終

... 臣聞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疆弱任有久近敵有堅脆地有遠邇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繫焉惟其將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馬服君之子以四十萬之衆抗秦可謂彊矣而潰於晉陽坑於長平廉頗率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單鳩創病之餘保卽墨可謂弱矣而栗腹以摧騎劫以走是不在乎勢

淮海集卷十六

進策

將帥

臣聞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疆弱任有久近敵有堅脆地有遠邇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繫焉惟其將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馬服君之子以四十萬之衆抗秦可謂彊矣而潰於晉陽坑於長平廉頗率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單鳩創病之餘保卽墨可謂弱矣而栗腹以摧騎劫以走是不在乎勢



江鍊

之疆弱也。穰苴之用於齊。拔於閭伍之中也。一日斬
 莊賈。晉師罷去。燕師渡水而解。韓信之擊趙。非素拊
 循士大夫也。背水一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是不
 在乎任之久近也。以周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狼。而吳
 兵捷於赤壁。以玄德之視陸遜。甚於雛鷺。而蜀師
 於白帝。是不在乎敵之堅脆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
 以縋兵取成都。南北異習也。而王鎮惡以舟師平關
 中。是不在乎地之遠邇也。夫以東晉之衰。而謝元得
 志於淝水。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於潼關。是不在

歷叙雄爽然
 多祖蒙莊說
 勳篇

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疆弱。任無久近。敵無
 堅脆。地無遠邇。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無不勝焉。
 故曰。惟其將而已矣。雖然。有一軍之將。有一國之將。
 有天下之將。走及犇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疆敵。所
 向無前。此有勇之士。一軍之將也。出奇制勝。無窮如
 天地。不竭如江河。攻輒破。擊輒服。此有智之士。一國
 之將也。福於己而禍於人。則功有所不立。利於今而
 害於後。則事有所不為。功成事畢。自視缺然。無矜大
 之色。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將也。古者闔外之事。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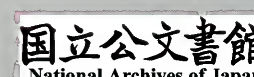
制之軍中不聞天子之詔其委任責成如此非有道之士其可以輕付之哉國家將帥可謂盛矣閱禮樂而敦詩書者肩摩而轂擊縱橫剽悍稱智囊而號肉飛者至不可勝計然驛騎有赤白囊至則廟堂之上為之紛然進止賞罰皆從中決者何也豈以為將帥者皆智勇之人非有道之士不可獨任故邪夫廟堂議邊事則王體不嚴將帥之權輕則武功不立嗚呼可謂兩失之也臣以為西北二邊宜各置統帥一人用大臣材兼文武可任天下之將者為之凡有軍事

惟以大義上聞進退賞罰盡付其手得以便宜從事如此則雖有邊警可以不煩廟堂之論而豪傑之材得以成其功矣

奇兵

臣聞萬物莫不有奇馬有驥犬有盧畜之奇也鷹隼將擊必匿其形虎擬而後動動而有獲禽獸之奇也天雄鳥喙董葛之毒奇於藥繁弱忘歸奇於弓矢鷓鴣莫邪奇於刀劍雲為山奇濤為海奇陰陽之氣怒為風交為雷亂為霧薄而為雷激而為霆融散而為

筆端奇橫是古今文中利



淮海集 卷之六 三
雨露凝結而爲霜雪。天地之奇也。惟兵亦然。嚴溝壘，盛輜重，傳檄而出，訂里而行，剋期而戰，此兵之正也。提百一之士，力扛鼎而射命中者，縋山航海，依叢薄而晝伏，乘風雨而夜起，恍焉如鬼之無迹，忽焉如水之無制，此兵之奇也。兵之道，莫難於用奇，莫巧於用奇，莫妙於用奇。何以言之？凡用奇之法，必以正兵爲主，無正兵爲主而出者，謂之孤軍。孤軍勝敗，未可知也。霍去病所將，常選有大軍繼其後，是以深入而未嘗困絕。李陵提步卒五千，轉鬪單于於漠北，而無他將援之，其擒宜矣。故曰：莫難於用奇，夫材有勇怯，技有精冗，勇者克敵則怯者奮，冗爲敵破則精者郤，自然之勢也。善將者擇其精勇以爲奇，悉其冗怯以爲正。奇兵雖少而以銳爲正之勢，正兵雖雜而以衆爲奇之勢。長短相補，疆弱相資，則寡者亦爲衆，冗怯者亦爲精勇也。故曰：莫巧於用奇。昔岑彭泝都江而上，以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而公孫述驚；鄧艾取陰平道，下油江，蹙綿竹徑，薄成都，而劉禪降；孫處自江左浮大海，直擒番禺，而盧循破；李愬越交成，戡張柴。

柵夜襲蔡州而吳元濟擒此數子者皆智謀足以料敵勇敢足以決勝故能乘變投隙而就其功名使敵雖有彊將勁卒不得盡試其能而固已敗也故曰莫妙於用奇孫賓白解雜亂糾紛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擊批亢擣虛形禁勢格則自爲解耳則非夫通陰陽之幾達萬物之變以得用奇之奧者何足以及此今夫屠者之解牛也經肯綮則以刀遇大輒則以斧至庖丁則不然批隙導窾游其刃於空虛而磔然已解矣奕者之鬪碁也諦分審布失其守者逐而攻之至奕秋則不然倒行而逆施用意於所爭之外而沛然已勝矣夫屠奕鄙事也有奇技則無與抗者况於兵乎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然而天下之狃於常而駭於變知所以合者多而悟所以勝者少也

辯士

臣聞兵之大槩我爲主彼爲客是守之而已彼爲主我爲客是攻之而已客主不分彼我相埒塗觀而卒遇是戰之而已此兵之常法也且事固有常法所不能辦者守則形不便攻則勢不利戰則氣不克當是

時也。雖有智勇無所用之。獨可馳一介之使。憑軾攬御。喻以禍福而得志。此軍中所以不可無辯士也。然則所謂辯士者。必以其具三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蓋上知道德性命之原。下達禮義形器之變。旁通幽明時物之所宜者。識也。窘之而益出。費之而益新。掩之以卒而不亂。壓之以重而不懾者。才也。經傳子史天星地志醫方卜筮百家之書。無所不涉。而能謹守其宗者。學也。夫是之謂三德。俯而賀。仰而吊。聞者遑懷。心折骨驚。手足俱廢。其名曰恐機。道以令名。

可與辨士

贊以美利。聞者悅懌。陽氣浸淫。上滿大宅。其名曰喜機。許過差而不貸。觸忌諱而無疑。聞者忿然。髮上衝冠。目眦盡裂。其名曰怒機。旁刺其所悼念。逆鈞其所感傷。聞者泫然涕下。霑臆不復自勝。其名曰悲機。發端而指隙。其說泛而不根。其意圓而無主。聞者茫然如獲異物。不知其名。欲捨之而行。則恐其竇也。欲取之而去。則恐其恠也。徙倚周章。狐疑而不決。其名曰思機。此五者天之所以命於人。有觸之則曠然而發。莫能禦已。夫是之謂五機。蓋三德不具。不足以立已。

五機不明不足以移人故曰所謂辯士者必具三德
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昔蘇秦張儀犀首陳軫代
厲之屬嘗以辯名於世矣然三德不足而五機有餘
故事求遂而不問禮之得失功求成而不恤義之存
亡偷合苟容取濟一時而已此其所以爲利口之雄
而君子不道也然後世之人見其如此遂以辯爲縱
橫之術諱問而耻言之則所謂因咽而廢食也孔子
曰賜能辯而不能訥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
也由此觀之孔孟之間未嘗廢辯特貴夫時然後發

不得已而後用爾古者列國之大夫聘於塗者肩摩
而轂擊兵之交則使在其間若非辯士爲之則安能
專對而不辱於君命耶或曰戰國之時無定勢無常
形橫則秦帝縱則楚王故辯士足以乘間而執其機
自漢以來形勢異矣尚安所事辯乎曰是不然人之
生也有手足則知搏擊有心智則知思慮有口舌則
知語言天下之亂常生於此三者然及而用之亦可
已亂蓋搏擊爲力思慮爲謀語言爲辯天下未嘗一
日不用力與謀也何獨於辯而疑之昔酈食其使齊

田橫以七十城下漢陸賈使南越尉它去黃屋而稱臣賈林致李抱真命而王武俊倒戈韓愈入鎮州而牛元翼出矣此後世用辯士之明效也天下不用兵則已矣如用兵辯士不可無也

謀主

臣聞兵家之所以取勝者非特將良而士卒勁也必有精深敏悟之士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者爲之謀主焉古之人將有天下之事未嘗不先於謀故考訂卿士之議參酌庶人之言所以謀之於明也拂龜端策灼之而辨兆揲之而分卦所以謀之於幽也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夫謀者聖人所能免也況於兵乎兵之道猶一人之身將者心也謀主者思慮也圖籍者臟腑也法制者脈絡也號令者聲音也旌旗鼓鐸者耳目也車騎步兵者四肢也心之統臟腑忽脈絡出聲音用耳目役四肢也精以思慮則外不攘於人事內不寇於陰陽思焉而不精慮焉而不熟則饑飽勞佚之遇漫然而不知寒暑溫清之變冥然而不察冒犯水火嬰觸金石無所不

至矣故心雖明臟腑雖安脉絡雖通聲音雖和耳目雖聰明四肢雖便利不可以無思慮將雖良圖籍雖具法制雖謹號令雖嚴旌旗鼓鐸雖脩車騎步兵雖練不可以無謀主蓋將軍之於謀主也有之者勝無之者敗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嘗用矣而或棄者亦敗棄矣而或用者亦勝何以知其然耶昔楚漢之疆弱者不待較而知也而項氏乘百戰之威身死東城劉氏以顛沛奔北之餘五載而成帝業何哉漢有良平之屬爲之謀楚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也故楊雄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傲羣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勝自屈者負此所謂有之者勝無之者敗也昔陳餘捨李左車之計死泚水上韓信釋縛而師事之遂收燕齊袁本初棄許攸之策攸奔曹公公跣而迎之遂破冀州夫攸左車者豈欲負彼而忠此哉用舍之勢然也此所謂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也昔張綉以精卒追魏師賈詡以爲不可已而果敗旣又請收散卒而攻之已而果勝夫詡之爲綉謀一也從違不同則勝敗異變可

不察哉此所謂嘗用矣而棄之者亦敗嘗棄矣而用之者亦勝也是以良將之待謀主也致之以禮而不敢慢交之以誠而不敢欺結之以恩而不敢厭遺其過差而略其缺失所與圖畫者雖父子兄弟有不得而知焉古之人所以談笑而折衝偃息而銷釁者繇此道也後世則不然將受命之日士大夫莫敢仰視而所謂幕府從事者往往皆鬪茸取具之人一旦敵傳於俾隍之下變發乎肘腋之間召而問之五色已無主矣是豈有補於萬分之一哉臣病夫世之論兵者止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之練講器械陣營之所宜究山川形勢之便而推風角鳥占之說至於謀主則未始一言及焉不知夫謀王者一軍勝敗之樞機也

淮海集卷十七

進策

兵法

臣聞御兵者將而將所以御之者法兵不得將與無
 兵同將不知法與無將同蓋斷木為棋剗革為鞠亦
 皆有法况於帥無罪之人披堅執銳從事於萬死一
 生之地哉兵之有法猶人之有精神翬翬也精神失
 守翬喪而鬼奪則雖有七尺之軀死無日矣何則所
 以使形者亡也故知兵有法正行無間不知而將是

謂妄行古之論兵者多矣大率不過有四一曰權謀
二曰形勢三曰陰陽四曰技巧然此四術者以道用
之則爲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爲四敗事同而功異不
可不察也何以知其然耶昔孫臏伏萬弩於馬陵之
下魏軍至而伏發龐涓死焉王恢伏車騎材官三十
萬於馬邑之旁匈奴覺之而去恢以自殺此則用權
謀之異也馬服君救闕與旣遣秦間卷甲而趨之二
日一夜遂破秦軍曹公追劉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
里敗於烏林此則用形勢之異也西伯將獵卜之曰

獲霸王之輔果得太公望而克商漢武封諸將貳師
最古因以爲將卒降匈奴此則用陰陽之異也申公
巫臣教吳以車戰吳是以始通上國房琯用車以抗
祿山賊投芻而火之王師奔潰此則用技巧之異也
豈非以道用之則爲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爲四敗乎
雖然所謂道者何也治心養氣而已矣蓋心不搖於
死生之變氣不奪於寵辱利害之交則四者之勝敗
自然洞見如形影入於水鏡之中是兵法之大要也
夫鏃金羽鶚以爲矢傅膠合漆以爲弓天下所同也

而羿爲善射服在箱驂在旁制以銜轡之利而加以
鞭策之威天下之所同也而王良爲善御是何也其
所以用之者道也今世之學兵法者肩相摩袂相屬
雖其精粗不同然率向之所謂四術而已至於治心
養氣之道則以爲書生之語而不與焉嗚呼是守弓
矢與馬而欲爲羿王良也

盜賊上

臣聞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
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
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
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爲不足恤也天下之禍
嘗生於不足恤昔秦旣稱帝以爲六國已亡海內無
足復慮爲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
郅匈奴七百餘里然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
阡陌之間由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
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
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
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

憑抄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逃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羣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携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携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爲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穿旁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彊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虵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虵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捶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虵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虵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何則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略

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祿之榮。由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爲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旣以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踈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污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錮金木束手而受斃。孰若遯逸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

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戮及不辜。則損威。威惠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污俗。咸與惟新。蓋渠魁盡殺而不赦。則足以奪姦雄之氣。脅從汚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先王已亂之道。可謂至矣。

盜賊中

臣聞自古盜之所以興。皆出於仍歲水旱。賦歛橫出。

徭役數發故愚民爲盜弄兵於山海險阻之間以爲假息之計自陛下卽位以來輕徭役薄賦歛善氣旣應年穀胥熟是宜外戶不閉道不拾遺而郡縣之間枹鼓或驚遊徼旁午未見休已者何也以臣思之蓋不任吏之弊也夫任法不任吏爲弊至多而於盜賊尤甚何則今盜賊之法可謂密矣強盜得財滿匹及傷人者輒棄市殺一家三人以上若支解人者論如律案問欲舉者得減重論殺併徒伴及告獲它盜者降除其罪爲之囊橐通行飲食者從未減若文致於

法而人心不厭者輒讞考之若此之類與夫捕獲亡逸賞罰之格凡數十條然皆畫一之制也夫民之所以爲盜賊者其情不一或閭里惡少自負其氣椎埋敲鑄不復齒於平人或驕兵惰卒窮若無聊亡命嘯聚或執左道轉相誑惑以爲徒黨或困於饑寒迫於逋負剽奪衣食以延一日之命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流輕舉妄動若此之類特盜賊之大情耳其間竇緣曲折可矜可疾者蓋不可勝數夫以畫一之法御不可勝數之情而吏莫敢爲輕重則宜殺而生宜生

而殺者有之矣、吏果於生殺而不察其宜、則威惠不行、盜賊所以充斥也、臣嘗觀古之能吏、盜賊之課尤異者、其術不過數端而已、蓋有使吏民雜舉、少年惡子、鮮衣凶服之人、悉籍記之、一旦收捕、納於虎穴中者、尹賞之治長安也、有明設購賞、令相斬捕、吏追胥有功而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張敞之治膠東也、有耳目具知、主名區處、窮里空舍、坐語未訖、捕吏已至者、趙廣漢之治京兆也、有擇縣之豪傑、用以爲吏、一旦竊發、則移書詭責、取辦其人者、朱博之治渤海也、

有置正五長、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不得合者、韓延壽之治潁川也、省遣發之兵、罷捕逐之吏、單車獨行、務以德化、撫之而安之者、龔遂之治瑯琊也、此數子者可謂善治盜賊矣、然以今日之法繩之、則彼將皇恐救過之不暇、尚何功名之有哉、何則、非賊殺不辜、則故縱反者也、夫以龔遂、韓延壽、張敞、朱博、趙廣漢、尹賞爲吏於今之時、猶不能最盜賊之課、又可責於常人乎、爲今計者、莫若寬法而任吏、稍重郡守之權責、以大綱而略其小過、凡重法之地、皆慎擇

其人聽於法外處置盜賊有司覆按不得劾以出入其所賜緝捕緡錢使得益以釀酒賞格之外得酒數百石亦足以布設耳目而畜養爪牙如此則守臣之威權稍重而盜賊可以清矣王嘉曰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其下嗚呼二千石能使其下則雖有黃巾赤眉無足畏也

盜賊下

臣聞盜賊之起小則蜂屯蟻聚虜掠閭里大則擅名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掠吏民然皆無足深慮如臣前說計足以辦所可深慮者其間有豪俊而已何則人之有豪俊猶馬之有驥犬之有盧雖上觀下獲一日千里而縱踉蹌之變亦可畏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隱如一敵國云唐縱朱克融北還盧龍未幾軍亂遂復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繫吳楚之成敗爲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之間而有豪俊豈不爲可深慮也哉臣以爲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俊天

下豪俊爲我籠取則彼卒材鼠輩雖有千百爲羣不足
以置齒牙之間矣國家取人之制其選高者惟制
策進士夫豪傑之士固有文武縱橫之間無不可者
亦有惟魯少文獨可以付之大事者使天下豪傑皆
文武縱橫之才二科足以取之若有惟魯少文之人
則不可得而取之矣是制策進士所得之外不能無
遺材也臣嘗爲朝廷患之未知所處有摺紳先生告
臣曰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
或至於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

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
嗇夫邴吉出於獄史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
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
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
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宿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
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
得亦已多矣王者用人如江河江河之所趨百川赴
焉蛟龍生焉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
鯢鯁爲之制今世胥吏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

淮海集 卷一
朝廷不用也。今欲用胥吏牙校而胥吏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棄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刑者不可用而用者不可刑。朝廷若採唐之舊制使諸路監司郡守慎選士人以補衙職課之以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有公罪則贖焉使長吏得薦其材者第其功閱書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入。凡臣嘗思之逆銷盜賊之術未有以過於此者竊

取其說以獻惟陛下裁擇之

經按富鄭公蘇長公論彌盜嘗有此說秦公謂有
檄紳先生告臣者其實指蘇公殆非設言也



淮海集卷十七終

文化集本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of text, likely a list or index. The text is faint and difficult to read.

Blank page with some faint markings and a small tear.

